



行發局書界世上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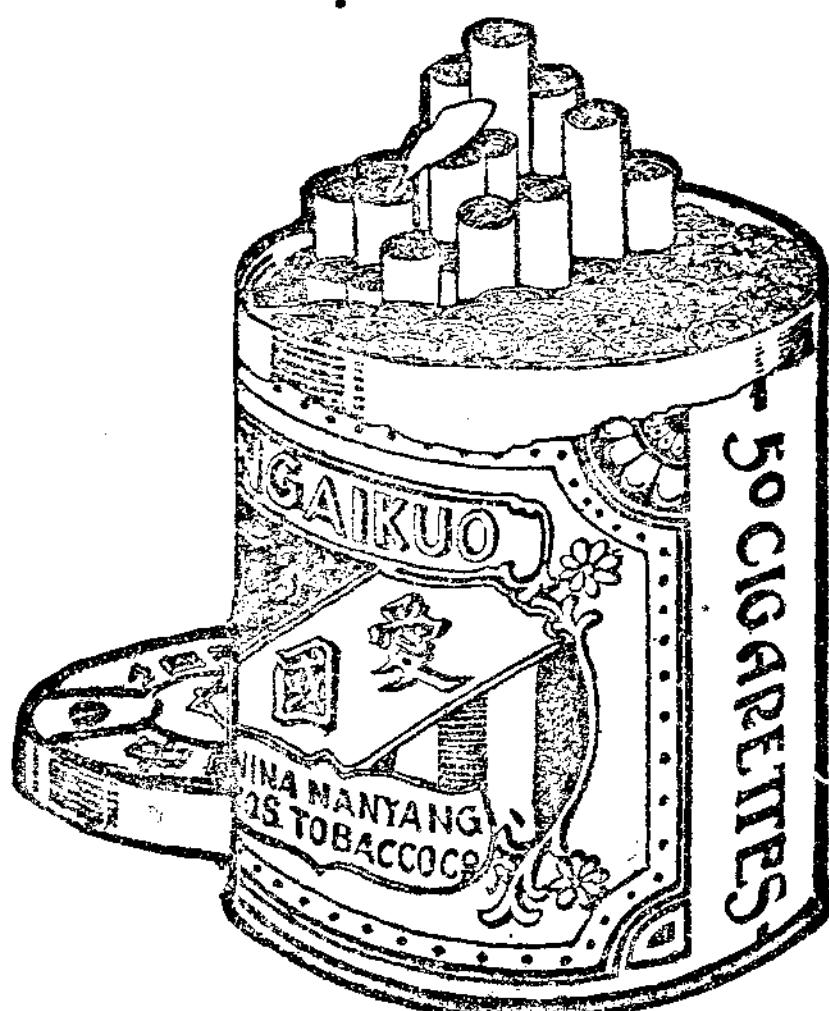
國民「愛國」

愛吸.....

「大愛國牌香煙」

「愛國」「愛國」

牢記勿忘



中 國 南 洋 弟 兄 烟 草 司

閒時尋樂……小說頃好

香齋叢書

式新香齋叢書(當代女才子著)

吳中美姬・久播芳名・繡閣春深・  
都成佳話・本局近覓得蘇闇十姊妹  
閨中戲作十種・論其資料・則幽怨  
哀豔・無體不備・言其文詞・則溫  
柔體貼・無美不全・豈僅香豔大觀  
亦是美術祕寶・讀之可以長智識  
增美感・有情人當以先觀爲快也

(下列名書)

書新版出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

5

書界局發行新書

自來發生奇案、殺人越貨、至足驚人、全賴偵探破獲、罪惡始彰、本局特搜輯成書、述奸徒之狠毒、窮形盡相、寫偵探之手段、神出鬼沒、讀之足以振刷精神、真可謂揚武俠之奇蹟、萃偵探之大觀矣、

〔佛門祕史〕情場偵探奇案  
全書一冊・價洋五角

〔破獲奇案〕中國福爾摩斯  
全書一冊・價洋五角

〔破獲奇案〕中國偵探大觀  
全書一冊・價洋五角

〔命案無頭〕百件奇案大觀  
全書一冊・價洋五角

以上各書照碼七折外埠函購  
寄費加一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全書一冊・價洋五角

〔破獲奇案〕中國偵探大觀

中國偵探案全集

全書一冊・價洋五角



## 快活第三十二號目次

### ◎短篇小說◎

五十年後的娼妓.....何海鳴

少林嫡乳.....王西神

孫悟空墮凡記.....吳調梅

乾淨土.....許指嚴

個性的不同.....張碧梧

新年隱痛.....張玉如女士



妻財

范煙橋

女婿是猪八戒

趙赤羽

螳螂捕蟬

沈井蛙

新年裏頭的大宅子

李孟任

怪刺客

章怡巖

◎長篇小說◎

小說會  
小説探  
近十年目觀之怪現狀

李涵秋

小説會  
小説探

水裏罪人

張碧梧

## 編輯餘瀋

記者

本刊三十四期載『旅館血案』一篇係數年前廣州實事叙一少婦私隨伶人從津沽南下潛匿廣州東亞旅館其夫追蹤而至卒乃同遭暗殺破案者即爲最近粵桂爭潮中之魏總司令當時蓋任警察廳長也其中情節非常複雜爲中國空前之大探案不可不讀。

沈禹鐘君之『女兒最後之一幕』徐枕亞君之『圍爐客話』嚴芙孫君之『夢裏』亦爲下期中最有趣味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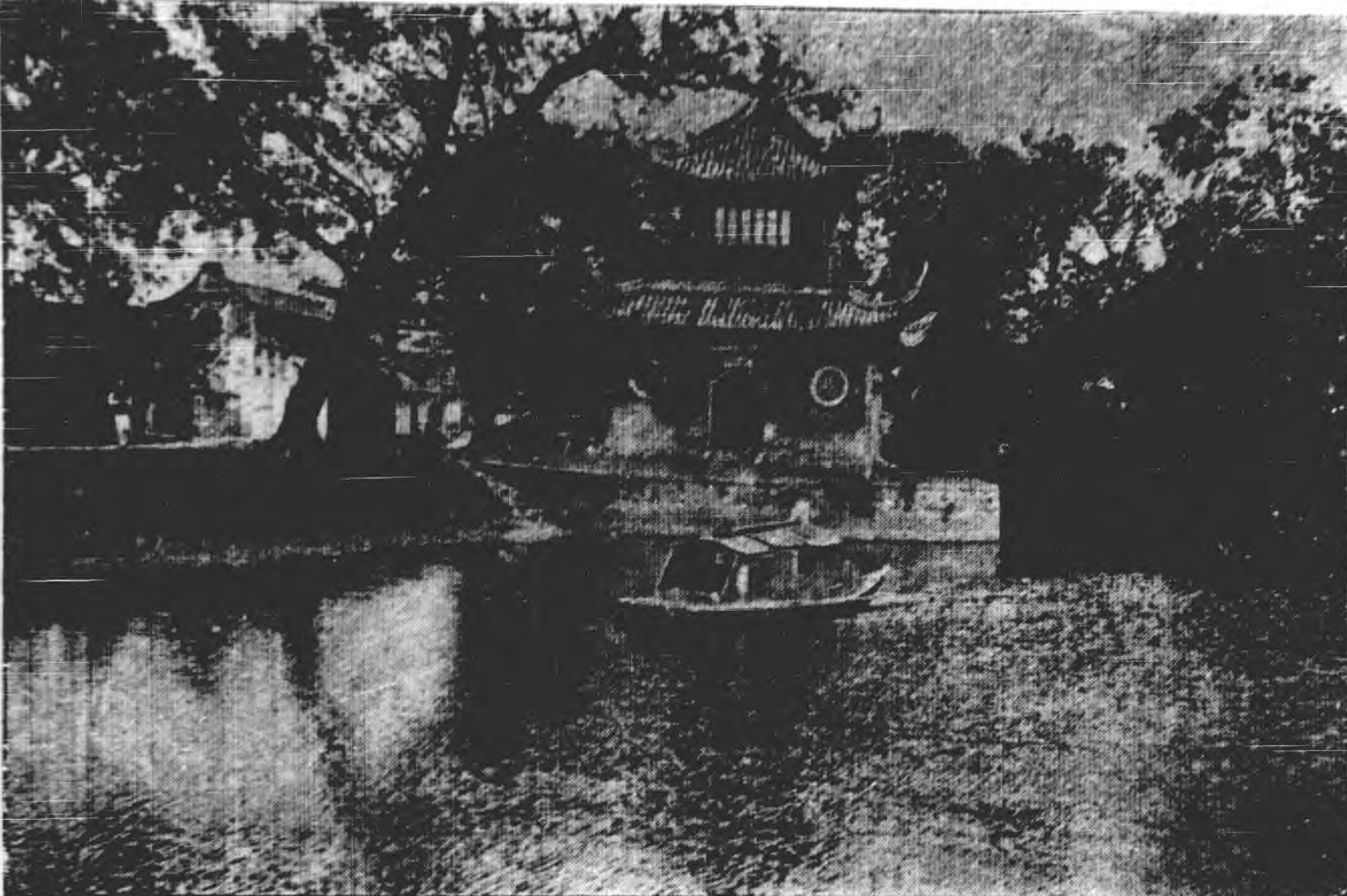
三十五期載『種瓜得瓜』爲程小青先生新譯名著『項圈』爲張枕綠先生鎔治法國大小說家毛柏桑舊著而改作者『割麥插禾』爲張碧梧先生別開生面之農家小說趣味均極濃厚讀者注意。

『香閨花影二集』出版在即琳琅滿目美不勝收三集亦將付印刻正徵求四集稿件凡女子著作之筆記小說雜作小品一律歡迎並請將相片掛號寄來以便製版刊入原片隨即奉還酬品分本集書券現金三種隨稿聲明即當照辦。



袁  
善  
卿  
君  
贈

廣陵名花天香閣



運河風景

## ■五十年後的娼妓

何海鳴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那時國內各種社會狀況總算改良進化多了不講旁的單指娼妓說吧雖說是廢娼聲浪鼓吹得很高却並沒把娼實行廢盡但一切倡門制度已大大與五十年前不同內務部採用了求幸福齋主人的「娼妓保護法案」早已於十年前逐

漸施行保護娼妓解放娼妓的政策那第一步所辦的是飭令全國各處警察廳局調查各管轄區域內的娼妓無論領家所有或是父母作主的都得催促他們向警廳報名請領證書警廳裏一面編號登記一面按號發給證書便承認這般娼妓是第一班公娼在

五十年後的娼妓

登記簿上分爲三種等級和上海租界上長三。么。二。野。雞。相。彷。自。從。登。記。以。後。每。一。級。的。娼。妓。都。給。他。一。個。自。由。解。放。的。期。限。第。一。級。長。三。是。三。年。第。二。級。么。二。是。二。年。第。三。級。是。雉。妓。他。們。太。苦。了。特。別。憐。恤。只。准。他。再。做。一。年。年。限。滿。了。之。後。通。同。無。條。件。自。由。解。放。無。論。領。家。和。生。身。父。母。都。不。能。干。涉。他。攔。阻。他。不。願。嫁。人。的。入。濟。良。工。廠。做。工。謀。獨。立。生。活。嫁。人。的。不。准。誰。借。這。個。題。目。索。半。文。錢。就。是。

在那一定的年限當中雖說是法定的娼妓。服役期間警廳也常常派人在倡門中調查。偵察不許領家虐待妓女有病的便須停止。服役下等的雉妓每晚不許接兩個客人。還須每間一日休息一夜有急於要嫁人的身體銀子不能超過當初賣價以上這項賣身契約在註冊的時候早已另抄了一個副本。存在警廳自然便也不能以少報多而且這項註冊手續每年只許辦一次在每年的一

月裏受理從第一年登錄以後到第二年一月再限那些搗母新領着什麼雜妓的儘一個月再行報告一次也一一發給證書認爲第二班公娼每一名公娼在搗母買進來的時候都有一種法定的價目第一級五百元第二級三百元第三級一百五十元買賣的雙方都不准私自加多拐匪拐來的婦女搗母不得價買立賣字的人必須該婦女的生身父母旁的親屬誰也不許擅賣從此每年

買賣一回出新娼妓一班到第十年第十班後便廢止這項登記的法令不准搗母再領買着什麼女孩子來請願作娼妓但同時又允許一種志願書凡是十八歲以上的女子秉着自己自由的意志願意作娼妓營業的承認他是一種特殊的職業准其到各地警廳請領志願娼的證書受法律保護自由營業但嚴密偵察決不許有近似於搗母性質的任何人物在背後或暗中存在

這年既是中華民國六十一年恰巧是第一屆志願娼初次出世的時代便有一位鄭花英女士因為在情場中受了一種絕大的戟刺一時憤激起來首先願意作志願娼在上海城九畝地春陽里裏面貪了一所房屋掛一塊志願娼「花英」的牌子就自由做着生意仗着他品貌無雙才華蓋代做不上半年便很撈了一筆錢而且還認職上許多聰明活潑的姊妹他常常自思自想天下沒有

做不得的事無論做什麼總得轟轟烈烈的幹一番好出人頭地留一個大名不至於庸碌碌沒齒無聞白做了一場娼妓況且什麼事都有同行俗語道得好行行都出狀元既然吃了這一行的飯就得懷着大志做這一行唯一的大人物大頭腦教他們都來崇拜但是這一行當中的大人物也不是容易當的必須在這一行裏立過什麼特殊功績建設過什麼偉大事業教這一行大多數的人

以至於若干年以後都感受着他的庇蔭並從他所建立的成績事業上得着永遠無窮的幸福又或者是這一行自從有了這個偉大人物以後才十分發皇光大起來那才算是一個中翹楚咧花英既抱了這樣一個大志願終日思量打算果然被他做出一番大事來

花英的事業簡單着說就是花國的事業他聯合了幾個很好的姊妹採用股份性質和

最新的委員制度通力合作建設了一個「大花國」地址就在上海城裏模範大馬路上是一所精美闊大的西式樓房裏面計分七層下面一層是公共廚房和男女雜役住室從第二層至第七層都是妓女的房間每個房間都編着號碼每一個妓女占兩個房間統共有二百多個妓女上上下下用的是電梯花英一面在三層樓上自己開着房間做生意一面又兼做這花國中的總經理約

同一羣姊妹在這花國開幕的第一天還發表了一篇宣言道

我們為什麼要做娼妓。

千百年遺傳下來的娼妓制度其中所經過的無非是一般撫母領家在這裏面主張權利。擎我們一般當娼妓的姊妹們當貨品一般買賣他們却來坐享這勞動剩餘價值以致倡門裏面十分黑暗得很如今既然把撫母制度和買賣人口買良爲

娼的制度一概廢除將我們做娼妓的姊妹們全行解放了但是在這個社會主義還未實行的時代女子地位未能完全改善女子想求充分的生活尙未能與男子一般得着同等的機會工場中給與女子的工資以及種種待遇都不能與男子平等這是無可諱言的我們女子也一樣是人類聰明挺秀的也非常之多爲什麼就該低首下心甘做那工場中待遇不平等

的女勞動者呢。況且以少量的工資驅使女子全去勞力做工和做牛做馬一樣也未免使這裏面許多聰明挺秀的姊姊們斬喪了自然的美。所以我們現今以爲娼妓不可爲而亦可爲並承認娼妓是一種交際上的正當勞動。對於旅行的男子們缺乏男女交際感受寂寞的男子們不慣家庭拘束懶得娶親的男子們我們都可以擎一種交際開放的手段去看護安慰。

他們教他們可以隨時領略着審美的樂趣。和生理上一種適宜的調和。有時也可以藉此成就婚姻上的結合。在我們看來總可以算是有益於人類的一種事業了。故此我們毅然決然就來擔任幹這個新式的志願。娼妓我們的資本就是自然界身體上的美。我們的工作就是藝術界上種種演奏和許多的交際法門賣我們特殊的勞動換我們應得的報酬供我們優

美的生活既沒有舊式的搗母們在背後和暗地裏作祟又不必偷偷摸摸做什麼私娼完全行使我們自由的人權來做這個實是沒有什麼不合但有一個附帶的聲明我們所賣的勞動是交際上的勞動我們的身體是不能一同付賣並隨意任人侵犯的故一切出局清唱設宴的花頭都有一種明白規定的價目獨對於留客住宿一事既不定價也不容許客人作這

種強迫的要求和侵犯但有出於志願與客人作神聖戀愛的我們也一律放任不加絲毫金錢上的拘束（下略）

這一篇宣言果然新穎得很不出半月便風動全國逛的人來得非常之多並有不憚千里從老遠地方趕了來的一進門看了那番佈置無不傾佩花英的才地玲瓏手腕高妙公同替花英上了一個尊號叫作什麼花國大王妓界聖人和美洲的什麼錫鐵大王一

樣恰巧那時一般過去時代的總統督軍總理總長們因為在早幾十年括了不少的民膏民脂自己沒曾享受得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老的老了完全將全份家財交與大少爺孫少爺一干人使用這些軍閥財閥官閥家裏出來的公子哥兒最講究的是嫖聽說上海有這種特別可嫖的場合全都帶着大把存款到花國中來見識見識禁不起花英一般姊妹們略施小計便將這一堆的不義之

財全行留在花國裏面這也不過是循環報應罷却便宜了一個花英擎着這筆錢竟把花國越發點染得和理想中的天國一樣裏面是天天加工佈置設法擴充除了蘇州女子以外就是旁省的女子也漸漸有加入的各層樓上又添設了許多餐室遊戲場運動場百貨店等等房子不夠索性又在後面和左右翼添蓋了不少樓房最可笑的從前那些做老鴇如今絕了生路一個個跑來求

花英賞飯吃。花英一一收下派他們做女浴。間的侍者和洗馬桶拖地板的娘姨。他們也只好捏着鼻子做每月混十塊八塊錢的工資。總算他們報應到了今天也掉回頭來做娼妓的奴隸。

（一）姊妹們加入花園的每月每天所有的收入須提十成之五歸入公款項內。但收入的擁戴也自有他的一種本能和處處爲公共謀幸福的事績。不然做了這麼一個娼妓界的托辣斯也儼然有搗母的權威。不怕一且把「姊妹」那一章摘述下來。

但是花英幹這種偉大的事業受多少姊妹二字包括很廣不僅限於和酒局票以內。（二）姊妹們欲嫁人的須經旁的姊妹三人以上的審擇看所提出的這個人究竟可嫁不可嫁若是不可便給他一個猶豫時間勸

他慎重考量一下。若過了這個時間，他還要嫁這個人，大家却再也不能阻攔他。

(三) 姉妹們嫁人，那人的貧富是不能一定。富的叫他量力捐些錢給花國貧的咧，在花國公款內却又可提一筆相當的奩儀送他。沒職業的還可以介紹給他一個正當職業——因為這時花國中公款很多在外邊設了不少的商業用的人也很多。

(四) 姊妹們嫁人以後為丈夫不良遺棄了。

他只須離婚手續辦清便可仍回花國住居。如不願再做娼妓可派他擔任花國中旁的正當職務。往後如要再嫁人也可聽其自便。——做孤孀不能自立的也與這條同其待遇。

(五) 姊妹們嫁人以後若是中道死亡，遺有子女無人撫養，花國外所設的幼稚園可以收容。又姊妹們在花國中所生子女若無親生之父承領也可以入這個幼稚園並替這

### 五十年後的娼妓

#### 三

孩子謀全部的少年教育以至於成人時代謀得職業爲止。

(六)姊妹們在花國中營業除隨時嫁人和疾病時休息妊娠時休息以外得自由營業三年以至於續限三年期滿後由花國中供養他終身的生活。

(七)姊妹們營業暇時須在花國臨時學校學習種種簿記算學文字烹飪裁縫手工等門功課以爲老大時自立之地此外加工練

習音樂以供營業上的應用。

(八)姊妹們每年得自由陪客人或單身或結伴往外埠名勝地方旅行一次其旅資如無客人擔任可在公款中開支。

(九)花國出資本附設之事業爲學校幼稚園病院銀行工廠商店等衆姊妹們全係股東並投票公舉妹妹中數人經理其事至於所享的股東權利是採用最新的各取所需方法分配於各姊妹們最注意的是罷業。

的姊妹以及中經變故無所依歸嫁了人出來的姊妹全靠這筆利息供給一切生活並酌量分配一種職業仍然叫他們各盡所能（十）花國並出資設花塚一所以安葬死亡的姊妹們

因為有前十條種種的規定姊妹們在上面可得着種種的便利所以大家都樂於遵守嫁人的更很喜歡叫丈夫多捐些錢以補救從前的伴侶並維持這項大慈善的事業

於是花英這人就越發爲姊妹們所愛戴終身常握着花國中霸權沒有人肯說他是半個不是花英責任心重終身也就不肯嫁人犧牲一切愛情和幸福一輩子在花國中服役替姊妹們造福用心既專所操的法子也就愈加精妙幾乎把天下一切不義之財一網撈盡六年期滿花英已經是不做生意了但花國總經理一席大家都挽留他就搬到花國最上層公事房中專任總經理職務好

## 五十年後的娼妓

一四

景雖不常留容華也非常易老然而他的事業却一日千里沒有止境誰不恭維他是娼妓界中一個偉人

有知道花英來歷的據說他還是求幸福齋老人的女弟子他所有倡門改造計畫有多半是那老人替他策畫的真假如何却無從查考了

何海鳴曰我會做過幾篇描寫倡門事情的短篇小說有人譏評我說是嫖學著作其實

不見得罷生平好涉妄想什麼事都計畫過這篇「五十年後的娼妓」是未來派小說也是一種倡門改造的理想計畫却斷然不是嫖學著作……唉……談到倡門中事真 是決不能說一句武斷話「廢娼」就可以告結束的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那得真有像花英這樣的奇女子出來轟烈烈的做一回咧若是有我一定肯去穿那件帶八卦方式的簾衣

少林嫡乳

王西神

山東少林寺僧多精技擊爲吾國之武士道。相傳入寺受業者條約甚苛。望門投止者咸有夫子門牆高不可攀之歎。然來此者非有不共戴天之讐。必鍊其身爲銅筋鐵骨。手刃仇人以慰其嘗胆臥薪之志。卽癖嗜武藝。必得名師指授。以爲快故。寺規雖至嚴極酷而

願立程門之雪者。仍如雲而至。幸而方丈慈悲許廁及門之列。則必先以賤役辱之。試其能不動心否。試其能不恥卑躬屈志否。試其能忍辱負重否。入門之初。首使爲竈下養。執炊黍之役。炊具皆製以精鐵。重者逾百斤。稍殺者亦在六七十斤左右。執役一月。操縱自

少林燭乳

如則其脅力入格矣。繼乃使爲担水夫兩桶。一桿悉以鐵製肩者必如京劇陰陽河中之李碧蓮。婆跚行汲左旋飛雪右舞迴風滴水不漏行若無事方爲上選。汲水時上下鐵椿滑不受趾削如春筍偶一欹側墜落重淵厥勢尤險。炊黍純屬外功孔武多力者優爲之汲水則屬內功非運氣凝神不可。彼中人相語或以軟硬易内外二字實則剛柔二字足盡其妙。至剛則折惟柔制剛一切有爲法皆

作。如。是。觀。知。黑。守。白。爲。天。下。雖。佛。門。善。知。識。  
殆。亦。深。明。老。氏。之。學。者。耶。炊。汲。兩。階。級。已。過。  
是。爲。初。試。弟。第。許。其。登。堂。尙。未。入。室。擇。日。齋。  
戒。遍。拜。大。殿。塑。像。像。共。一。百。有。八。三。十六。天。  
罡。七。十二。地。煞。仿。水。滌。傳。人。名。排。列。某。也。雄。  
健。某。也。矯。捷。某。也。學。可。大。成。某。也。品。僅。中。下。  
一一由。主。教。者。量。材。指。定。指。定。以。後。頂。禮。合。  
十。卽。以。梁。山。泊。忠。義。堂。各。人。之。絕。技。授。之。師。  
關。勝。者。以。絕。倫。超。羣。之。鬱。公。自。居。師。花。榮。者。

又以猿臂封侯爲職志。最下者師鼓上鑑時。遷一鼠竊狗偷之小賊耳。然亦有一驚人之技。以背貼壁潛氣內轉聳飛簷際。不驚鳥雀。肇錫嘉名曰壁虎游。但工一業。亦足名家。三年小成。五年深造。十年以後。橫行南朔。能興角技者鮮矣。清代走北地者多聘拳師以防意外。稱曰保鑣。保志其職。鑄明其器。火器未行之時。藏携最便。効用最著者厥惟此鑄。一發中的。足制死命。功異明鎗。用同暗箭。個中。

人相戒。非至危急時。不用此器。有濫投者。斥爲不道德。儕輩不與齒也。遜清中葉。此風最盛。沿至末造。僻壤邊隅。猶守成法。余舅氏章定安先生。久宦直隸。歷知晉安州及邢臺等縣。事署中有老捕役。向業保鑄。於曹濮間。投老依人。雄心頓減。然遇酒後。興發抵掌。說當年豪舉。輒復意氣颺然。遇聽者亦凝慮屏息。聞談虎而色變。豪爽處如以漢書下酒。淒咽處如當蕉雨。夢回快心處如沃醍醐灌頂。外家。

羣從上學餘閒每列坐槐窗竹屋間彌述舊聞捕亦撫髀興歎詞源倒峽談鋒如雲跋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視健兒故態故應如是嘗自述少年肄業少林時寺僧見其軀幹弱小不任艱鉅屏不與學顧捕有夙仇賣志以來誓非學成不去露立秦庭大類申胥之哭寺僧憐其誠懇姑呼之前授以竹箸一雙曰執此至後園糞廁旁蒼蠅羣飛試以箸夾之不得蠅者不返捕習聞受業寺中者須執炊黍

汲水之賤役不聞更爲此逐臭之舉萬分不得一蠅廢然而返懦懦然懼遭僧詈僧顧含笑承迎曰宜僚弄丸由基穿柳寧一朝一夕之故好爲之若并此不成明日負笈出寺可也捕唯唯而退明日復至廁旁首鍊心泰山崩前而色不變用志不紛惟凝於一次鍊目蟲如車輪恍若有見又次鍊耳蟻鬥牀下若聽牛鳴又次鍊手目送手揮自然中節行之

終日僅獲一蠅。覆命於僧。僧爲掀鬚一笑曰。孺子可教。捕受寵若驚。日居糞穢之間。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心手相應。運箸如風。蠅飛雖迅。幸逃者渺。三月以後。免起鵠落。百不失一。自喜奉令承教。幸不辱命。可更學他藝。僧笑曰。猶未。猶未試以腕力。曰虛而不實。其病在散。試以目力。曰泥。而不化。其病在滯。歷試他端。但有搖首諄諄囑咐。更壹而精。更專而志。毋謂箸小鋼成百鍊。毋謂役穢軍。

起。蒼頭三載考績。縱非上駟。已軼凡馬。人稟各殊。限於天授。造就止此。毋過求高深爲也。捕再拜如旨。瞬息三年。師曰可矣。操此術。以往報。若仇有餘。卽一生衣食亦可無凍餒憂。捕猶欲更求餘技。師曰。囊固明詔子矣。稟賦由天。違天不祥。吾能授爾技。不能改造爾體。茫茫世界。誰歟具補天手段者。否則大千衆生。人人爲孟賁。烏獲矣。語已出小旗一方。旗青色。右角綴去塵二字。曰藏。此以備不測。遇

性。命。呼。吸。時。試。出。此。旗。則。轉。危。爲。安。矣。捕。乃。  
泣。拜。而。別。捕。之。父。曩。亦。往。來。曹。漢。間。爲。人。捍。  
衛。行。李。後。遇。一。孫。姓。者。欲。擾。其。位。而。爲。之。代。  
捕。父。忿。不。能。平。彷。西。人。決。鬥。法。約。期。擇。深。林。  
中。各。出。生。平。絕。技。占。最。後。之。勝。負。捕。父。一。戰。  
而。敗。傷。及。於。肺。竟。以。是。不。起。孫。遂。獨。霸。曹。漢。  
間。執。此。中。牛。耳。捕。所。云。夙。讐。者。即。指。孫。而。言。  
既。出。少。林。乃。續。父。業。時。時。騎。怒。馬。爲。輦。重。金。  
者。先。導。捕。貌。不。揚。又。委。瑣。不。類。虎。虎。作。態。者。

車。塵。馬。足。間。忽。爾。薪。露。頭。角。人。咸。欲。得。而。甘。  
心。焉。一。日。捕。坐。逆。旅。中。午。餐。值。天。暑。科。頭。跣。  
足。箕。踞。坐。涼。篷。下。手。飯。一。孟。氣。騰。上。如。乍。出。  
釜。佐。以。羹。湯。鋪。饅。爲。樂。孫。自。問。道。來。遙。見。心。  
已。不。平。其。伴。從。竊。告。之。曰。是。爲。某。某。若。父。敗。  
於。公。手。彼。不。來。執。弟。子。禮。乃。踞。傲。如。此。傖。楚。  
無。識。甚。矣。公。必。有。以。懲。之。母。令。夜。郎。自。大。也。  
孫。曠。暗。曰。我。意。云。誰。乃。孺。子。耶。非。重。創。之。不。  
可。且。語。且。行。距。捕。坐。處。漸。近。乃。出。囊。中。鏗。鏘。

對捕賸擣去疾如飛隼闊不容髮捕飲啖自若鏢至眉際徐以雙箸夾鏢如在廁畔之夾蒼蠅然旋置案上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復健飯如故孫見一擊不中第二鏢又至孫鏢夙負盛名能續續而發如連珠矢然捕略不經意逆來順受左迎右拒一羅預頃孫鏢已盡而捕方談笑從容曰亦太甚矣公之逼人也禮尚往來不可不報以答公厚賜則出其隻箸徑飛孫面第聞孫狂呼曰中矣繼拱手

遙與捕爲禮曰領教領教三日後與子再會於此捕笑而應之曰諾丈有言姪敢不承命然三日後孫竟不至蓋瘡發於面已於地下從捕父遊距中箸之日僅二十四小時耳自此捕名震一時綠林豪俊望風奔避捕爲此中盟主者十年自言生平遇快事三險事亦三三快事者一爲創孫一則嘗於明月之夜以隻騎深入盜穴連創四十五人盜魁爲一董姓者兩臂能開千石弓人呼爲董鐵臂平

生犯劇案數十官吏無可如何自爲捕。羣庭掃穴後一方以安萬家誦生佛焉一爲獲積竊曹大大往來燕魯間積案月必數起隣縣間獲竊賊詢其主謀曰大也或遇竊案之情節複雜者詢有關係之人則又僉曰大也大之名遂如春雷啓蟄遐邇震動山左有鉅紳楊姓者爲魯省首富積資數百萬家多密室一夕有賊自其三層高閣上竊金十萬而逸翌晨報官蒞驗閣中門窗局鑰如恆不知竊。

者從何出入具此神技真如飛將軍之從天而下僉曰非大莫能爲此乃以重聘聘捕使破此案奉命偵緝未及一月卽拘大銷差拘大不奇所奇者捕獲大後分庭抗禮曰兩賢不相阨君亦好身手余誓有以末減君罪顧閣高三層魚鑰未啓果如何竊負而逃者其於我前重演一過無隱大乃探胸出修繩數丈許纏端綴鐵鈎以一端向閣上遙擲繫於窗櫺間大緣繩猱升而上以器探窗呀然

而關下時重閉其窗。鳥飛而下前後僅十餘分鐘。且捕曰：神哉技乎？言於楊曰：大爲賊中之魁傑。嚴懲一大餘黨必謀報復。不如以金使大爲官中捕役。有失其一枝一葉者。惟大是問。如此則公負好賢之名。而鄉里免穿窬。

之患。公之造福大矣。若十萬金則固未動分毫。原璧歸趙可也。公若必嚴懲。大國法具在。捕亦何敢置喙。第恐失金未必可以盡得。而結怨府於羣小公家。自此多事矣。孰若市惠。於大造福於鄉里之爲計得乎？楊公子濁世翩翩。遠從其請。爲言於官留大門下。從此二十年內。終公子之世。其鄉人夜不閉戶。捕每言此。輒盡三大白。謂造物生才不知愛護。非有大不得已。孰肯躬蹈法網。流爲盜賊。使我得手。握政柄者。推賢讓能。野無遺才。爲聖賢爲仙佛。凡質鈍根誠。不敢夢想爲英雄。爲豪傑。有爲者不當如是耶？聞者以其言大而夸。輒目笑存之。然其言固亦有理。不同江湖鬻。

技者流。但知以術炫人者三。險事者一。敗於尼。一敗於村塾。師猶未足云其險。最後遇一旅客。齒豁頭童。以貌取人。庸瑣無能。更甚於捕嘗與捕同行止者三日。事事掣捕肘。故爲危言。聾又若同門中人。故示關垂者。若嘲若諷。亦莊亦諧。捕自言生平守不動心。戒爲客。故一破戒。律憤然作色。反唇相稽。旋至於用武。客手無寸鐵。取腰間束帶。以手曳之。其堅如鐵。捕擊以箸。客接而折。爲兩截。旋覺有

物倏然旋繞於捕之頂際。白光一縷飛舞成團。冷氣逼人。照眼生纈。捕知不敵。出旗相示。客乃笑曰。果吾同宗耶。曩見公不類常人。而又覺不盡吾門之技。故特以小技相試耳。齒莽嘗試勿罪。勿罪。劃然一聲。白光遽隱。卒亦不知其操何器也。從容拱揖爲我問候。尊師去塵。我蓬萊郭。十一將過峨嵋。拜智一禪師歸途。或過少林。叙契闊也。語畢。翛然竟去。捕自言爾時。猶悅如夢。癡立若木偶。竟未遠送。

爲禮。又言凡身負絕技者其人必謙抑自下。  
或故作瘋癲狀以避人耳目若高談闡論自  
負不凡者中實枵然能自取給者已鮮真能。  
言行一致者實未見其一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捕眞有道之士哉捕笪姓行時左足微跛。  
人呼爲笪跛子而不名笪亦迄未肯以名告。  
人也表兄章履平云。

○偎紅小語 逸梅

小說家皆願得一巾帽鈔胥  
歐人稱意中人爲甜心 (Sweetheart)

名詞絕妙

美人春病盧扁難醫

少年人往往戴一情面具

善誓者其誓不可信

○店夥與女客

美孫

上海的商店可算星羅棋布了只是他們所用店夥我不敢說他眼光勢利。不過美術大家的頭銜他們可以當之無愧他們見了我們這些醜男子上門雖是同樣的一個主顧一舉一動都要看他們的冷臉委實有些難受有時的交易高不成低不就激惱了他們那就更不得了總要着着實實的吃。他一頓教訓他們遇着了女客那一張活動機關的尊臉頓時就展了笑容。茶呀煙呀雙手的獻了上來殷勤獻媚醜態畢呈最妙不過的只要女客開一句口他們很識得眉眼高低隨時變換了活動機關的臉子隨聲附和你一句他一句唱起九音聯彈來了這等事我常在大綢緞莊瞧見的。

# 孫悟空墮凡記

吳調梅

却說如來佛伸開巨靈掌對着孫猴子微微含笑說道你莫逞強你如能一個筋斗打過我這手心底我便服了你孫猴子聽了暗暗叫聲慚愧而且自念道誰不知我老孫一個筋斗能打十萬八千里莫說你區區手心底就是我那花果山到南天門也不知有多少路程總是連翻帶跳來去自由莫非是沒有那個地方老孫沒法去得要是有的地方你如來佛就是法力無邊難道便能以一手掩盡天下麼且莫和他費嘴待我幾個筋斗打轉來時看他還服我不服想罷不則一聲一屈腿便站在如來佛巨靈掌上只見那隻佛

手忽地大了起來。孫猴子也不管他便把雙腿望空一蹬。一連幾十個筋斗風車般打過去。雲翻霧捲。看看已是打到天邊地角了。孫猴子定一定神。抬頭看時。只見面前豎起一根拔地冲天的大旗杆兒。孫猴子一時心靈所以便爬到旗杆頂上撒了泡溺。以備在如來佛面前做個證據。事有湊巧。孫猴子撒溺時。已是裹在那陣腥風羶氣之中。只見那陣腥風羶氣之中。有一隻幾丈長的大蜻蜓精。

剛完正欲爬下旗杆時。忽然一回頭。瞥見東土勝神洲一個去處。有一陣陣腥風羶氣。往在裏面遨翔。上下來去飛騰。猴子一想是了。

上翻騰似雲似霧。迷漫得十分利害。猴子好生詫異。連忙一手搭起涼蓬。睜大了金睛火眼。細細瞧看。只見那一陣陣腥風羶氣兀自翻騰不已。旣非殺氣。又非妖氣。猴子不解所以。一時好奇心生。便不再回到如來佛那裏。重又打起筋斗。望着東土勝神洲打過去。一

總是這隻妖精在此地作祟所以覺得如此。渾濁待我來剪除了他也算替一方除害。於是望着那隻蜻蜓精直撲過去誰知剛剛撲到蜻蜓身旁只吃他翅膀下面的東西谷鹿鹿一捲直捲得猴子喊聲啊約從雲端裏跌落下來再一望下面只見萬頭攢動人山人海。猴子一想不妙照這樣跌落下去非特令人駭怪而且令人耻笑我猴子一世英名到壞在這小小蜻蜓精之手想時遲那時快猴

子便趁那跌下未下之時搖身一變變作個小黃雀兒慢慢地飛了下去揀個樹枝兒歇了細細瞧看時可喜那腥風羶氣全不見了只見一處極大的曠場四面都有欄杆圍着欄杆裏面約摸祇不過一二十人那欄杆的外面熱鬧極了人山人海擁擠異常又夾着一陣陣歡呼之聲都仰起額子望着天際猴子不免也隨着向空瞭望叫聲慚愧原來就是那隻蜻蜓精兀自在空中飛行旋轉呢猴

子。好。生。疑。惑。想。道。怎。麼。明。明。是。個。妖。精。這。些。  
人。到。不。避。開。些。反。而。趕。着。他。歡。喜。呢。莫。非。他。  
們。也。是。妖。精。的。同。類。麼。這。個。到。不。可。不。細。細。  
探。聽。一。下。於。是。乘。着。沒。人。看。見。便。又。搖。身。一。  
變。變。了。個。少。年。公。子。望。着。人。叢。裏。慢。慢。地。挨。  
了。進。去。一。直。挨。到。欄。杆。邊。只。見。那。隻。蜻。蜓。精。  
已。是。漸。漸。地。落。到。那。曠。場。上。了。場。裏。的。大。  
家。都。走。近。去。扶。掖。着。一。回。忽。然。扶。出。個。人。來。  
奇。怪。那。個。人。都。吃。那。亮。晶。晶。皮。一。般。的。東。西。

沒。頭。沒。臉。渾。身。包。裹。着。兩。隻。眼。睛。也。掩。着。一。  
副。玻。璃。壳。子。竟。看。不。出。是。男。是。女。忽。然。人。叢。  
裏。又。是一。陣。鬨。動。鬨。動。完。了。四。面。的。人。都。亂。  
烘。烘。的。漸。漸。走。開。一。面。還。互。相。談。論。着。猴。子。  
一。想。要。探。聽。這。事。除。非。聽。他。們。的。談。話。了。於。  
是。也。走。了。開。來。跟。定。了。幾。個。談。論。的。人。却。是。  
兩。個。少。年。男。子。和。五。個。少。年。女。子。都。是。滿。臉。  
白。玉。霜。的。光。采。和。渾。身。極。華。麗。的。衣。服。都。覺。  
得。漂。亮。非。常。那。兩。個。男。子。手。裏。還。各。自。拿。着。

一根棒一路兒把棒尖子打得地土的搭的搭的響走向前去只聽一個女子說道那方才從飛艇上跑下來的便是史天孫女士麼只見一個男子連忙答道是呀他是美國很有名的女飛行家呢

孫猴子聽了便有幾分恍然

只聽又一個女子問道那麼我們那上海的跑馬廳爲什麼不可以頑飛艇倒巴巴地跑到這江灣跑馬廳來頑呢

那兩個男子之中還沒一個回答猴子耳朵裏斗然觸着上海兩個字不覺大悟心想這上海地方久仰他是東土一個最繁華的所在倒不可不問個詳細也好去瞻仰瞻仰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搶前一步拉住了那個女子喊問道喂兀那女娘你說上海上海是從那一條路去的呢那個女子吃了一嚇連忙回過頭來看時只見孫猴子却是少年公子的打扮倒擰住了不便說什麼旁邊却惱

動了那兩個少年男子喊道你這斷那裏來的狗男女膽敢這樣無禮你就是瞎了狗眼也應該打聽打聽你四少爺五少爺的利害一個也喊道打他這無禮的狗一面說一面擎起兩根棒沒頭沒臉的劈過來孫猴子吃了驚連忙閃開把一個指頭疾便去挖他耳朵裏的金箍棒他想那兩根棒兒總也有一些來歷纔敢來打我老孫呢非得好好的對付他不可其實那兩根棒麼不過時髦人拿

着擺擺樣罷了渾名叫做司的克也可以算得一樣妝飾品或是走路時幫幫腳力至多也不過走到鄉村僻地防防狗子又有什麼利害但是猴子何嘗得知所以便去取那金箍棒想和他們對壘一番他忽然又一個轉念暗道且慢我若是和他吵鬧起來可不把我和瞻仰上海的事情誤了還是由他們去免得生事要問上海再去找別人罷有理呀有理猴子於是忍氣吞聲慢慢地走了開去臨

走時候被他扯住的那個女子還連連丟了幾個眼風似乎很有情的樣子猴子也沒空去管他只聽得那兩個男子帶領許多女子一竄風登上汽車嗚嗚裏面還夾着屈死豬頭三的謾罵一路兒去了猴子左右不懂得只管走他的路却冤枉好好一隻猢猻精平白地被他們當狗子打了看實不上算呢孫猴子走不多遠只見路旁停着一輛汽車一個車夫站在旁邊看見猴子走過來打扮

得一表不俗便含笑道少爺要到上海去麼要去可以坐了我的車子去猴子一聽正中下懷連忙道好極了我正要到上海去呢就坐你的車子去罷車夫道連酒錢在內賞五塊錢罷猴子咕嚞應了一聲也等不及車夫打開車門他一跳跳了進去車夫於是走上去撥開機捩車身便走動起來漸漸的追風逐電趕上大路只見前面銜頭接尾的都是和自己坐的一樣的車子大大小小連貫着

和條遊龍一般。猴子在車內尋思道：這種行走比他們人的走路固然快些，但是和我的的筋斗比起來那就差得太遠了。一面想一面更不住的瞭望四邊。忽然樹縫裏面遠遠地露出高大的房屋和濃烟嫋嫋的火車來。車夫忽然回頭問道：少爺要到什麼地方？猴子奇怪道：到上海呀！車夫道：上海是到了到上海什麼地方呢？可憐這一問，把個精靈的猴子問住了，籌思了半晌，只得老着臉皮說道：

我還是初次到上海，一切都不大懂得。你隨便給我找個頂上等的下處罷。那車夫一聽，暗道原來還是個阿木林呢！待我來多敲他幾塊錢也是好的。便說道：下處是有「一品香」東亞大東都是上海地方，頂刮刮最有名的大旅館。但是我的車子只能送你到此，不能再走過去了。猴子怪道：這又爲何呢？車夫道：你老雇我車子的時候，祇說定送到上海。如今已是到了上海境內，我的職務便算完了。

再要送到各旅館便須付上加倍的車資。猴子聽了方纔放心連忙道原來爲此我就給你十塊錢你快送我到一品香罷。車夫於是不再則聲仍舊開向前去一品香頃刻就到。

用得的停回兒只要猴子搖身一收就把毫毛收了回去再到那裏去找這兩大張匯豐銀行的五塊鈔票呢。

孫猴子走進一品香迎着西崽說明來意。西崽便領他看了一間三十三號大房間。猴子叫聲變頓時變作匯豐銀行的五塊鈔票兩大張。那車夫接在手裏暗暗歡喜還輕輕地罵了聲豬頭三纔開了車子回去誰知且莫歡喜孫大爺的毫毛可是你區區汽車夫享入紅塵總要想個法兒出他一回大大的風。

頭方不辱沒這一回的貴臨凡界。於是打起  
喚人鈴。只見那平日服侍他的西崽已是促  
恭而進。垂着兩手立在面前。猴子就開言問  
道。現在你們這上海地方要算那一種人頂  
出風頭。那西崽聽了含笑答道。現在上海灘  
上最出風頭的要算小說家第一了。孫猴子  
到得上海幾天也略略曉得小說家三個字。  
的頭銜。因為他天天早上總要翻幾種日報。  
看看就曉得報上有一種文字叫做小說。那

做小說的自然是小說家了。但不知那小說  
家爲何要算第一。出風頭的人物呢。不覺又  
問道。這是爲何呢。那西崽道。提起現在的小  
說兩字。真可說得是進步到極點了。從前做  
小說的也不過幾個好事的窮酸閒着沒事。  
便弄些小說。一則也可以賺幾文。二則還博  
個小小的名聲。做在報上。一天總要銷去二  
三萬份。那末就有二三萬人曉得。這位做小  
說的名字。後來越做越響。於是做小說的聲。

價便一天一天的抬高了。於是小說兩字便成了個專有名詞。做小說的便成了個特別的作家。於是看書報的人，都看小說。出版書報的人，也都出版小說。你倡彼和小說的需要漸漸煩起來。做小說的人也漸漸多起來。小說的聲價也一天增高一天。起先不過幾個人做小說。後來多到六十個了。又後來。更多到幾百個。再後來。因為小說的代價慢慢地從一千個字一兩塊錢。加增到五塊。

十塊二十塊。所以凡是能發動筆寫字的。不倣旁的單做小說。因為賣錢容易。直弄得亂擠八糟。自命爲小說家的。也不知有幾千百人。但是把小說看得太容易了。那裏有這許多的好東西呢。於是小說界頓時起了一個革命風潮。如今那個大名鼎鼎的小說審查會。便從那風潮裏面產生了出來。猴子插嘴。道什麼叫做小說審查會呢。西恩道孫先生。有所不知。因為做小說的太多了。未免薰蕕。

並進貶了小說界的身分。於是就有幾個小說界的老人前輩設立這個會。凡是不論何種小說都要經過這會裏的審查到底可用不可用的都由會裏經手送到各報館各雜誌。纔可以登刊出來。那些不可用的祇可以告個罪打回票了。這種法子就和教育部審定的意思差不多。但是經這一來。小說家淘汰了。着實不少。現在可以算得真有小說家資格的。還不過四五十八人。於是所出的各

種小說多是一等一有價值的文章了。如是各種日報各種雜誌。都靠着小說。沒有一家不是銷售到十萬份以上的。於是小說。兩個字便在社會上得了個絕大的信仰。不論旁的人單是我們當西崽的。閒暇時候也都拿着小說。當文章讀呢。所以現在小說家。祇要寫上一千個字。便至少有十元以上的酬金。而且他們的名字說出來。比大總統國務卿還要響亮。你道出風頭。不出風頭。孫猴子聽。

了。不覺笑道：你這不過一個當面恩的倒能  
把小說界的淵源背得這樣清楚，足見這小說  
說兩字的發達了。我已明白你去罷。西恩於  
是連聲道：退了出去。孫猴子想了片刻，忽  
的立起身來，自語道：那末要想出風頭，除非  
做小說家了。列位猢猻精，雖然精靈要是教  
他依樣畫葫蘆，學人家怎樣做，就怎樣做。倒  
還罷了，如今要想動筆做小說，就好比雄雞  
生蛋，那能辦呢？於是猴子不免躊躇了一回。  
告他們的主人孫猴子，猴子坐在一品香三

究竟精靈的好處，忽然被他想出一個絕妙  
計較來。當下也不聲響，待到黃昏人靜，猴子  
施展法力，在身上拔下四五十根毫毛，叫聲  
變變作四五十隻小蒼蠅，一聲令下，飛了出去。  
一個一個分頭飛到各小說家的書房裏。  
在書堆裏埋伏了。其時一個個小說家都正  
在埋頭握管預備明天的稿子，一字一句都  
被各個小蒼蠅在旁邊偷看個詳盡，一一報

十三號房間裏的寫字檯前打起精神運動。法力。握着羊毫鋪開竹紙腦壳子裏頓時開了。外電話公司四五十處電話打過來猴子的手裏的羊毫筆同時颶颶而下一刻千行等到了他們小說家辛辛苦苦做完篇孫猴子的大功也告成了於是收起毫毛上牀靜睡明天一早他就連忙起身把隔夜鈔好的四五十一篇稿子都署了孫醒無三個字的大名。問明了小說審查會的所在便出了一品香的。

大門轉灣抹角一回兒到了猴子一直走進辦事室果然有好幾個辦事人中間一隻頂大的寫字檯面前坐着個中年男子兩撇燕尾鬚翹得高高地很是氣概猴子一想這一定是這裏的主任了於是他就走到那個主任面前把一大卷的稿子望着寫字檯上一丟那個主任見了這許多稿子細細一數足四十八篇都是署着孫醒無一個名字不曉得。暗暗吃驚便請猴子坐下了將四十八篇。

稿子。一一分與辦事人審查。一面便和猴子談話。先說道。是下就是孫醒無先生。

猴子答道。正是請教你老先生的高姓大名。

那主任道。我姓韋。單名陀。

孫猴子吃了一嚇。心想莫是如來差那韋陀化身來尋拿我老孫了。麼於是細細地看他頭上可怪又並無神光。方纔放心曉得並非韋陀將軍的化身。原來現在做小說的都喜歡造個古怪的名頭。算是標奇立異。不同凡

俗。再也想不到猴子爲這上頭倒飽受了一個虛驚。言少敘。當下猴子放下了心。只聽韋陀接着問道。孫先生原來是位小說家。久仰得極。但是何以不大聽得孫先生大名呢。

猴子答道。老孫並不會作過小說。現在偶爾高興。胡亂綴了幾篇。還望指教。

那韋陀聽得猴子自稱老孫。心裏有些不快。猴子也覺得了。頗自悔。齒莽。於是兩個人。都沒話說。只見許多辦事人已把稿子審查完。

畢都拿過來說情節曲折筆墨精湛都可用。得於是韋陀又差人拿到會計處算清字數。隨時付款不到一刻那人跑了回來手裏夾着一張字條兒還有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和許多銀角子銅元韋陀就拿來交代猴子。手裏猴子一看頓時歡喜只見上面寫着共計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字每千字十五元應付稿費三千五百十八元五角零五厘當下就把鈔票角子銅元一點果然不差。

便連忙別了韋陀回到一品香在自己房間裏洗了個澡開了瓶香檳酒豬排牛尾大嚼了一頓自思有了這許多銀錢再不用拔身上毫毛了儘可拚命價化他一化於是喊西崽打個電話到飛星公司叫他送部頂漂亮的汽車來不多一刻西崽來說汽車等在門口了猴子便走出大門跨上汽車嗚嗚嗚的吹風快活去也。

等到同來剛剛踏進房門燈便驀然吃了一

驚連忙退步不迭原來那間房裏齊齊斬斬擺着四五十個人立的坐的再也弄不清楚心想莫是走錯了房間罷再把號頭仔細一看不是三十三號是真正疑惑只見那西窓事發了但是倒不可不擺出些小說家的戲已如飛趕至忙說道孫先生房裏許多貴友都是來拜訪的已是等了兩個時辰都說非得見一見孫先生不可猴子一聽好生遲疑心想我那裏來的這許多朋友呢一面便慢吞吞踱了進去只見他們連那坐的也

都站立起來就有爲頭四個少年約摸都有三十左右年紀同聲問道這位就是孫醒無先生麼猴子得意揚揚的點了點頭心想東窗事發了但是倒不可不擺出些小說家的架子來於是大模大樣的望着椅子上一屁股坐下把手一擺說道諸位請坐只見那四個人暫且不坐各人取出一張卡片來送到猴子面前猴子拿來一看上面刻得清楚第一張施結葛別號小耐庵現坐四金剛第一

把交椅第二張曹魯多別號賽雪芹現坐四金剛第二把交椅第三張畢如風別號囂俄第二現坐四金剛第三把交椅第四張向於譽別號歐文重生現坐四金剛第四把交椅猴子看得好笑正欲開言只見其餘的人一個一個拿出卡片來送到猴子面前頓時堆了一大堆猴子一時發急捧了起來望着檯上一丟也無暇再去細細看他不過隨手翻幾張看看只看得猴子暗地裏叫奇不迭

只見那許多卡片上面有的刻着王大有的刻着趙二有的剪直禿頭並沒姓氏單刻着阿拉伯號碼1至10裏面的一個字有的更是奇怪或刻一○或刻一△或刻一◎猴子不覺拍桌叫絕哈哈大笑道諸位真是奇人了但是兄弟有些不解這種片子究竟何意只見那位現坐四金剛第一把交椅的施結葛先生正色說道自從新文化灌輸以來諸事都講究實用簡單我們都是現在的小說

名家不可不做個表率所以姓名都力求簡單或是連姓取消了不用都有只要有一個字便可稱呼了猴子就駁他道錯是不錯只要有一個字便可稱呼了但是像那幾位的一○一△或是—◎的又怎樣稱呼呢施結葛道這可須用歐化式的名稱了一○叫做酸革兒一△叫做屈來益革兒一○叫做夫而司打潑你先生可明白了麼猴子更是大笑道這樣說還是結葛魯多簡單而不簡單

咧而且還有一事要請教施先生的諸位既然講究新文化連姓名都力求簡單但是像施先生等四位的片子又為何刻得如此詳細呢施結葛道那是我們忝列在小說界四金剛的裏面意思就是領袖因為尊重資望起見就不能這樣簡單了猴子不免冷笑道金剛第二把交椅的曹魯多說道老施別多說閑話把我們的正經來意忘了現在正好

請教。請教。孫先生施結葛道。真的於是就向。猴子說道。在下有一事要請教。孫先生先生。大才。我們真佩服得五體投地。不過有一件。不明白。何以孫先生的大作。篇篇都和我們的暗合。而且一字不易。我們今天在審查會裏。着實丟臉。倘使不是主任先生平日相信。簡直要說我們抄襲。孫先生的大作了這裏。面的原故。還望孫先生解釋明白。以祛疑惑。猴子一聽。施結葛的話風裏面。很有話難的。

意思心想。這輩無賴。還是和他們軟纏。免得。他們掀波作浪。多生是非。於是頓時放下了。一副笑臉和顏悅色的。說道。諸位休怪。這是老孫故意弄的玄虛。和諸位開頑笑的。衆人不覺。愣了一愣。猴子接着。說道。但是裏面的奧妙。我倒不便宣布。想諸位辛苦。苦做那稿子。無非爲的是錢。如今我把諸位的稿費。一律賠還。想諸位統沒有可以說的了。但是。請諸位說個數目。衆人一聽。有錢可拿。皆大。

歡喜也就無意爲難於是大家七擠八嘈的商議了一回以後仍是施結葛代表開言只聽他說道鄙人等其實並無別種意思孫先生既然肯寬宏大量還還鄙人等的稿費鄙人等還有何說現在就算每人平均五千字每千字二十元請孫先生給了一百元一個入罷猴子一聽大怒心想他們詭詐的本領倒不平白地就要多敲我老孫千多塊錢但是我老孫也非好惹的不過不便發作仍

舊笑嘻嘻的一口答應了於是又要用着背後的毫毛咧當下假作打開箱子取錢却暗地裏便拔了一把毫毛吹口氣頓時一大疊的花旗鈔票每張一百元正正四十八張於是送到施結葛手裏一個個都派到了大衆於是歡天喜地都立起身來謝了猴子告辭而去孫猴子送到房門口眼看着都已去了。一個人立着暗笑忽然覺得眼前一亮。

猴子如今真快活到極點了坐在銷魂里花雲香的房間裏擁着花雲香甜甜蜜蜜的說情話猴子道你今年芳齡幾許了花雲香道一十八歲猴子又道那天在江灣看飛艇和你一起走的兩個烏男子是什麼人花雲香道方家的老四老五這兩個人說着就叫人討厭動不動就勒頭爆眼睛那裏有你孫大少就想親近却吃那兩個厭物攬散

了我回來以後幾乎害得我想出病來天可憐見居然也有見面的日子猴子笑道前事休提要不是今天在一品香房門口碰着時我這孫大少不知到那裏去撈摸呢花雲香也笑道這也是前世裏的姻緣隨便怎樣總拆不開的但是你孫大少切莫學那沒良心的人我老孫豈是這種人說着就在口袋裏模出那在小說審查會裏得到的一大卷銀票

來。一古腦兒望着花雲香。手裏一摟。低低說。  
道。這是表表我老孫的心跡的。你且收了花  
雲香。拿起一看。約摸總有幾千塊錢。這一下  
的驚喜交集。真是出於意外。於是和猴子手  
揣着手。跑進洞房深處去了。

可憐的猴子漸漸的陷溺日深。精靈汨沒耳  
朵裏的金箍棒。躲在裏面死也不肯出來。身  
上的毫毛忍痛。慚羞的拔下來一根也不能。  
再變花旗銀行的鈔票。不多幾日。只好吃花

雲香趕出院來。失魂落魄的跑到馬路上亂  
走。一走走到一品香門口。腳裏便和心裏打  
算。進去還是不進去呢。倘使進去又苦是一  
個大錢都沒有。前賬未清。怎好見面。想還未  
了。只見門裏飛出個人來。把猴子一把扯住。  
猴子一驚。連忙抬頭看時。原來就是從前服  
侍他的那個西崽猴子。心裏一陣難受。臉上  
脹得通紅。西崽先望着猴子身上打量一番。  
只見猴子身上還是穿着從前的一件香雲。

紗長衫。秋風過處。大有飄飄欲仙之致。西嵒便不客氣。扭住了猴子。叫他算賬。猴子現在是有法使不靈了。只好老着面皮。一聲不響。那西嵒更不怠慢。一把扭住了死也不肯放。鬆口口聲聲只叫猴子算賬。猴子正在無可奈何之時。只見一陣狂風。南極仙翁在雲端裏面放下一片祥雲。托在猴子腳底下。頓時把猴子托了起來。望空飛去。只把那個西嵒冷不防跌個狗吃屎。倒在路上。哼哼不絕。

○杭州的車夫  
有人問我道。杭州地方的黃包車夫。站崗警察動也不敢動。好像上海的車夫。見了站崗警察動也不敢動。好比上海的車夫。見了杭州的車夫。見了巡捕一般。等到徹了包。車夫見了橫冲直撞毫無顧忌的。了幾隻。車夫見了狗。偏偏置若罔聞。究竟是什麼緣故。我看這事。也保不牢。真事。我

## 乾淨土

許指嚴

小閣精嚴。中都烈聞。旃檀香。經卷法物。一一妙諦歟。主人云。皆非也。彼輩非予之姪侍。卽帖妥如蘭若。上方如高僧丈室。主人時披袈裟。時曳錦袍。能適其適。弟子十餘人。皆妙齡。龍女姿月身花世界。一切優婆塞。優婆夷。無其綺麗也。凡弟子魚貫入室。求師摩頂握手。戒而已。茹素誦經。實爲正式。功課餘。如貪嗔。無罰目賚。不禁或云取大同之義歟。抑無遮癡愛方日顛倒其中。不自覺亦不求明。

閣中爲佛堂旁有名人事筆題聯曰一塵不染五蘊皆空又曰自然乾淨土嘗作如是觀禪悅情憎高朗明潔主人顧而樂之堂前一鵝絨錦繡密製之大蒲團爲主人打坐入定之所忽有禪友伏虎大居士入見之詫曰此殺生所得物奈何用之不動慧想主人慚服卽日撤去堂後有洞房衾褥陳設雅潔無倫爲主人憩息養靜地雖僕役不得擅入主人於朔望及五七持戒日則居之而每日午後

及晚九時前亦必憩此入此者惟女弟子之最密切者四五人及禪友伏虎大居士一人而已一日大居士忽顧檻聯而笑曰此乾淨土一聯當移懸靜室中而顏其楣曰乾淨土女弟子均遵口孽戒雖同類中絕不及主人然否何如主人笑曰恰如吾意衆勿解也靜室中事或被召入同儕遇之相視而笑例不啓齒問卽問亦不答也若不受寵之姬妾婢媼更有望塵莫及之勢佛堂亦不許一瞻

仰。何論靜室。故主人在靜室中。情狀如天龍。閨寢外間。絕無聞知。女弟子中。有慧姨者。主人之第五房。房主而寵冠諸姨者。其入靜室。尤有特權。可不俟主人之宣召。自由往來。有時主人不在室中。彼亦坦然啓局而入。蓋鑑在其掌中也。且或主人倉猝覓鑑。不得。則必呼慧姨。慧年僅逾二九。秀靚明潔。能博聞強識。尤熟內典。以一二年最短時間。盡通圓覺楞嚴法華諸經。主人謂其有夙慧係智利。

菩薩轉生。故得大善知識。因特易名曰慧珠。蓋慧珠本世家。中落父猶官京師。以賊敗妻子。以憂死。女依其戚戚。亦熱中人獻女求官。慧遂充主人下陳。主人獨具隻眼。賞拔於諸姬。中令習內典。居然通曉。精進無匹。主人自歎弗。如。然。慧。秉。遺。傳。性。慕。虛。榮。貪。貨。寶。凡有利爭權之事。靡不一身任之。主人初踞津要。即戚之子與慧中表行。然慧不承而一切勾。

乾淨土

四

結外間招權納賄。惟此僕是賴。僕亦擁黃白。置妻妾如貴人矣。比主人失職家居。耽禪悅。而宦囊千萬經營。轉運一畀。慧娘主持慧郎。用僕爲外府出入鈞稽指揮。各執事儼若前。清內廷之總管然。一日有伶人某。載鴉片烟。土十餘篋。過要隘。爲關吏所阨。飛報於僕。僕笑曰。渠輩目盲。敢掣乃公肘耶。即以主人名。通電話於某顯宦。令其釋放。且原物期無損。絲毫。顯宦唯唯不踰一刻。而伶已謝恩僕室。三宿空桑之戀。往往入府問起居。主人亦優。

矣。或疑僕專橫密告主人。主人笑不置問。旋語慧娘曰。他事囑某謹慎。寧出以緩密。毋屢令人難堪也。慧笑曰。外間敢顯與公爲難。此風亦不可長。非某無以懲之。公不爲之保障。頒重賞而又作此模稜語。恐他日欺侮紛來。此間無乾淨土矣。主人聞。結語雙關笑以佛珠擊慧娘之腕。曰。慎防口過。

容。之。有。柳。青。者。慧。美。善。諸。謹。在。主。人。謙。遊。日。  
非。柳。青。不。歡。至。是。主。人。足。跡。不。出。戶。庭。柳。青。  
亦。受。某。官。量。珠。之。聘。但。祕。密。營。巢。外。人。尙。不。  
知。底。蘊。某。官。亦。諱。莫。如。深。柳。青。佯。言。倦。鳥。知。  
還。與。其。母。貲。廡。津。門。謝。絕。五。陵。豪。客。矣。實。則。  
某。官。有。所。希。冀。知。柳。青。舊。得。垂。青。於。主。人。慾。  
使。詣。府。求。見。僞。言。厭。倦。風。塵。欲。爲。府。中。執。櫛。  
沐。役。以。遂。初。志。因。行。賄。於。僕。夤。緣。拜。慧。姨。爲。  
義。母。匿。年。云。十。八。寶。長。於。慧。二。齡。也。諂。媚。無。

所。不。至。竟。得。慧。歡。心。整。理。雲。鬟。調。匀。脂。粉。皆。  
柳。青。所。司。久。之。引。使。見。主。人。主。人。頗。念。舊。垂。  
詢。別。後。狀。況。甚。悉。柳。青。知。主。人。佞。佛。因。極。言。  
勸。破。塵。網。亟。欲。覓。一。歸。墟。修。來。生。善。果。免。再。  
墮。落。烟。花。惜。已。根。器。淺。薄。智。慧。無。明。倘。爺。肯。  
大。發。慈。悲。度。登。彼。岸。寶。昊。天。罔。極。之。恩。世。世。  
頂。禮。不。絕。主。人。見。其。心。貌。懇。摯。詞。語。哀。憐。幾。  
乎。淚。隨。聲。墜。惻。然。動。念。乃。許。爲。佛。弟。子。與。慧。  
姨。平。等。慧。亦。見。機。不。敢。以。母。自。居。呼。柳。青。爲。

師妹常偕諸姨及戚串往相國寺聽經妙法。莊嚴同列檀那態度見者不知其與某官結秘密交且時時猶勾引浮滑少年馳逐歡場依然飛揚跋扈之故態也特不令乾淨土主人知卽慧姨亦止見其恭順敦樸無絲毫倡妓習染耳每二三日或間日必歸祝母託詞定省乃與某官敘歡好同遊戲然工化裝雖爲主人家僕嫗所睹亦不能辨卽慧姨當面相值絕不知瘞山真相故日久無發其覆者。

月給以十金主人及諸姨又加厚賞往往至二三十金柳青僞儉嗇僅以十金供其母餘存主人所設之金肆中權子息主人憐其無偶欲擇一善士嫁之柳青固言無須願一心修持主人本善星命爲之推算則因姻緣簿上有分者且如意珠正不在遠柳青竊喜乃微言願由己相攸有得則報於爺求爲援引主人笑頷之未幾柳青謂某官新喪偶年雖長然練達可恃主人問姓名笑曰固知之此

亦。巧。宦。耳。恐。置。汝。姪。妾。行。宜。慎。察。勿。爲。所。愚。  
柳。青。力。辨。無。妨。謂。舅。氏。曾。於。彼。任。所。作。書。記。  
詳。知。其。家。事。且。某。官。以。兒。爲。貌。尙。不。惡。故。相。  
求。甚。切。主。人。曰。信。然。耶。則。吾。當。助。汝。千。金。節。  
妝。奩。柳。青。長。跪。佛。前。曰。兒。不。受。金。願。爺。爲。夫。  
婿。界。一。官。主。人。曰。吾。已。不。問。官。事。奈。何。爲。汝。  
婿。地。柳。青。固。哀。之。主。人。不。得。已。手。書。囑。其。心。  
腹。誣。之。不。十。日。某。官。果。扶。搖。直。上。矣。

時。送。姻。態。以。動。主。人。主。人。固。有。繭。絲。微。意。一  
夕。忽。走。魔。竟。作。摩。登。之。舞。慧。姨。不。知。也。然。而。  
柳。青。自。此。常。得。入。乾。淨。土。爲。主。人。執。役。慧。姨。  
心。異。焉。無。何。柳。青。忽。聲。言。嫁。某。官。遂。不。常。入。  
府。顧。仍。三。五。日。一。朝。與。主。人。密。切。情。狀。殊。無。  
異。於。曩。昔。一。日。正。在。靜。室。內。作。甚。麼。勾。當。慧。  
姨。翩。然。入。見。之。狂。噏。而。出。柳。青。亦。知。爲。人。所。  
窺。要。求。主。人。賠。償。名。譽。損。失。主。人。不。得。已。界。  
以。三。千。金。爲。遮。羞。錢。柳。青。不。允。力。索。萬。金。主。

乾淨土

八

斬之止與七千金柳青怨焉又爲慧姨所持不得復往益悻悻遂以乾淨土祕密洩於人外間閨然知主人之怪狀一般方外皆掩口胡盧退有後言矣

靜室後身與諸姬臥室周通主人生平酷嗜裸體美人進御者皆須一絲不掛從牀後紓徐入而主人所嗜無獨有偶則瞿粟妖物尤爲第二生命外間烟禁雖嚴而主人之靜室中鎮日吞雲吐霧且巨如瓜之原料疊疊屯

積收藏之富甲於全國此禪友所以有乾淨土移題門楣之妙語也厥物來源皆慧姨及寵僕所主持而寵僕糲賤販貴上下其手贏餘充物橐則與慧姨瓜分之伶人扣留案即僕人包辦轉運之鱗爪實則凡京華之隱君子皆向該僕討生活該僕殆不啻大隱朝市者之總司命耳主人以爲忠於所事不問其他僕旣富且驕漸亦築靜室與主人同嗜好凡主人所有者僕悉有之蓋與慧姨本

以曖昧進身其他妾婢慕其權聲延其富厚則當然奉之爲第二主人所不容問鼎者惟正夫人與長妾耳而主人若知若不知實行其無遮平等主義僕亦受之無愧色也主人自皈依淨土後終日無外出時間其功課皆有定程而循環法起於午後蓋須一二時方坐臥嘛之牀出方丈之室拈香禮佛高誦法華楞嚴或相等之經卷數章手珠絡絡然垂睫收視無異老僧此時諸姬皆不得近前惟

間許慧娘侍坐或代整薰爐淨水瓶拂拭佛前塵垢如是者約二小時課既畢乃入乾淨土室中巨榻中橫羅帳四垂榻上絕無衾褥堆重裯三五錦繡軟滑中央一玻燈翠瑠金斗精麗無倫禪友顏其上曰長明燈可與乾淨土作絕妙聯語也室中多古玩碑帖法書名畫主人旣呼吸煙霞樹滿飽滿則摩娑撫弄良久則已五六時頃電光燐爛躍出矣主人乃啓靜室後門按鈴呼諸姬姬各有符號

如其鈴鈴聲度處。姬卽灌灌而來。替膚綬綈。與電光相激射。仇實父墮宮裸。遂之圖斷無人目睹。真相而主人則日以爲常。姬至亦爲主人解衣乃入浴室。此亦主人常課日不可缺者。浴竟乃隨意進晚膳。卽於榻上與諸姬共食之。榻有活機可坐可臥。坐則進膳。臥則呼煙。惟性所適。膳既竟。卽令姬徐徐燎福壽膏。纖手殷勤。不敢撞碎玉斗。或有同嗜者。則斥退姬侍。或留伴維摩。不復拘一格矣。禪友知其詳。又借西湖一隅勝境。題其榻額曰煙。

至則演銅屏故事。明鏡高懸。掣電如畫。可謂纖悉畢現也。主人顧而樂之。復進慎卹之膠。參朶之餌。蓮漏沈沈。鴟爐裊裊。夜深笑語艷絕。人寢稍息。又復開燈。燭管吐故納新。旋覺精神頓奮。樂此不疲。與寵姬相對。坐高聲念。佛云是密宗心傳。亦卽空卽色之奧旨也。無何月落參橫。天光向曙。主人始撤具而臥。或知其詳。又借西湖一隅勝境。題其榻額曰煙。

煙洞

主人知柳青叛已漏洩機關乃別築一室於他所置煙霞洞額其上自適其好如故然自此乾淨土之靜室遂確符乾淨二字特無土不王事負禪友好語矣聞煙霞洞至今猶存而女弟子稍稍衰老



耽。夢。土。

一一

日。則。生。帽。生。星。喻。以。某。校。格。致。教。師。教。授。世。界。人。種。時。  
日。則。爲。答。適。非。歐。洲。白。種。使。學。生。易。於。記。憶。一。銀。常。  
日。則。爲。灰。易。歐。洲。黑。而。灰。表。則。何。種。是。日。教。師。常。  
日。則。爲。黃。種。非。洲。平。日。黑。種。而。星。期。一。學。之。學。日。表。  
蝶。庵。星。期。日。學。之。學。日。表。

滑稽詩話

范海容



曩見新聞紙上載有某女士嘲好修飾之男子詩二絕頗滑稽詩云堪笑男兒不識羞婦人裝束等風流塗來滿臉雪花粉頭上爭揀生髮油舶來飾品暢行銷國貨何曾掛眼梢不顧風潮抵日貨妝成反比婦人嬌又前人有詠鼠畏泥貓一絕云翻盆鼠輩太無情取置泥貓見亦驚笑爾宵行原膽怯敢將正眼認分明描摹有神意亦滑稽可觀

## ■個性的不同

張碧梧

我住的三間院落原是一所大房屋的一小

價值和興趣的研究問題咧。

部分統計這房屋裏面居住的人家不多不少恰好十戶這十戶人家有八家都有男女

甲兒年纔七歲身材長大賽過十歲外的小孩子不是五六歲就是七八歲的我閒着却沒一個打得過他都會吃過他的虧很有

些懼怕他也就耀武揚威好似做了羣兒中的霸主見他們有好東西吃就硬行討些

來。他們。頑。要。玩。具。也。就。搶。來。頑。一。回。他。們。若。  
說。牢。個。不。字。他。立。刻。瞪。起。小。眼。睛。舉。起。小。拳。  
頭。很。命。的。打。將。上。去。他。們。力。量。不。敵。祇。好。屈。  
服。允。許。了。他。這。纔。罷。休。可。是。這。一。羣。兒。童。表。  
面。上。雖。怕。他。心。裏。却。都。恨。他。就。暗。地。裏。開。了。  
一。個。聯。盟。會。訂。下。攻。守。同。盟。的。協。約。甲。兒。却。

不。知。道。一。天。他。見。一。個。兒。童。的。手。裏。拿。着。一。  
個。有。機。械。的。小。飛。艇。他。伸。手。就。去。搶。那。兒。童。  
死。命。不。放。並。大。聲。呼。喊。羣。兒。聽。見。了。就。都。湧。  
上。來。把。甲。兒。圍。團。團。圍。住。拳。脚。齊。下。甲。兒。雖。凶。  
勇。究。竟。寡。不。敵。衆。臉。上。被。打。出。血。來。好。容。易。  
突。出。重。圍。跑。到。他。父。母。前。哭。訴。他。父。親。本。是。  
個。退。位。的。下。級。軍。官。見。了。大。怒。立。刻。跳。出。來。  
見。羣。兒。正。聚。攏。着。唱。得。勝。歌。他。不。愧。是。當。過。  
兵。的。身。手。果。然。敏。捷。一。個。箭。步。到。了。羣。兒。前。  
不。問。青。紅。皂。白。拳。打。脚。踢。把。羣。兒。打。得。落。花。  
流。水。逃。避。不。及。他。又。放。開。喉。嚨。大。罵。誰。敢。出。  
來。過。問。再。以。老。拳。奉。敬。嚇。得。那。羣。兒。的。父。母。

果然沒一個敢則聲。甲兒見父親這般出力幫助自己好不得意。從此以後更是強霸橫行。這一座大房屋之中那羣兒見他有父母爲後盾。奈何他不得。祇恨自己的父母不肯替兒女增威助勢。

乙兒雖祇四歲。言語却很伶俐。委實討人歡喜。一天到晚他在自己家裏的時候。不過三分之一。其餘的二分都是在同住的人家頑耍。人家見他很活潑。也不惡嫌他。我也覺得

他可愛時常喊他到我家裏來和他說說笑笑。看他一片天真。很可增長我精神上的愉快。那時我家裏却發生了一件奇事。就是時常失物。雖非貴重的物品。譬如零用的銅元。日常的食物。和輕小的用具。却時時的缺少。我不由得很爲詫異。心想偷這東西的人必非竊賊。恐怕正是家賊。但我家裏人口很少。除了我的妻子。祇有一個娘姨。難道就是娘姨做的好事麼？我留心察看他。並未得着破

縱。但物件。仍歸缺。少我妻子。說這房屋。本是。幾百年前之物。年代既久。說不定有狐仙也。說不定這正是狐仙所爲。有意拿我們作耍。待我用五隻鷄蛋一杯燒酒供奉他老人家。再虔心虔意磕幾個頭。禱告一回。包管不會。

離這個賊星照命的地方罷。誰知我還未及搬出。居然尋着一個嫌疑犯了。原來一天大早。我站在大門首。閒看見乙兒和他的母親。正在門外買菜。當賣菜人。灣腰。紮菜的時候。乙兒乘其不備。一紮竹箏。就偷到手裏。將手負在背後。偏着身體。溜進大門。他母親當場看見。祇斜着眼睛。向他微笑。等賣菜人去了。還向他道。你太無眼力。偏偏拿這一紮瘦小。長久下去。不是糟糕了麼。不如趕快搬家脫的。第下次可得看清楚。再動手。又向我道。吳

先生。你看。他的手法真是快極了。小孩子做這種事。人家決不防備的。我倒抽了一口氣。一聲也響不出了。

丙兒家搬來未久。看他父母的神氣也是上中等的人物。他慣會罵人。無論對於何人。稍不稱心。就破口大罵。不加思索。一罵幾十句。聲調詞句各各不同。希奇古怪。大人想不着。罵不出的。他却能從一張小嘴裏。一聲聲的。罵出來。有時說笑高興的時候。也夾着許多罵得無可奈何。常常哭出來。說我祇拿了替

罵人的話頭。我想他祇是五六歲的小孩子。怎能這樣會罵人。難道他這罵人的絕技是秉之于宿慧麼？他既這般會罵人。同住的人家。都不敢和他逗搭。免得討着幾聲罵。甚致還帶累上祖宗八代羣兒。也被他罵怕了。都不願和他頑耍。他剩下一個人。自然無趣極了。于是怪人家不理睬他。就時時的罵個不了。或是罵自家的僕人。發洩恨氣。僕人被他

你做事的工錢却未拿到挨罵的錢心裏恨極了就辭去生意他家搬來大約不上三個月我見他家已換過兩個僕人了但我總不明白他怎會有這罵人的本領心想查出這個實在原因就特別注意他家裏的情形他

分明是漠不相識的人又那裏像是上中等的人物賽過無賴流氓我這纔明白他罵人的本領是由遺傳和摹仿混合造成的因此我又曉得遺傳和摹仿二性竟有這般大的勢力真正可怕呢

家住的房屋本毗連着我住的院落我略為注意已得着這個原因了原來他的父母難隔三天不吵鬧吵鬧起來又都是罵不絕口罵出來的話簡直不堪入耳那裏像是夫婦孩子縱然喜歡喝酒必無這般高深的程度

有一天午後我從家裏出來見他正從外面跑進來手裏拿着一只瓦壺我問他壺裏是甚麼他笑嘻嘻的道是我的性命你猜是甚麼我隨嘴答道可是酒麼丁兒笑道正是這壺裏共是四斤高粱酒是我爹爹命我買來和我賭喝的我聽了暗想道父子賭喝酒到是很新鮮的事這就是他們的天倫樂趣麼我晚間回來又見他正在大院子裏趁着月光且歌且跳他臉上的顏色紅得和火燒的一

一般我曉得他是喝醉酒了正想走過去他已看見我就三步兩步跑到我的面前一把拉住我道日裏我和爹爹賭喝酒畢竟他的量大我祇喝了十幾杯就覺得頭昏目眩支持不住我爹爹仍歸和牛飲水一般連連的把杯中的酒向嘴裏倒喝得真個痛快我道你的年紀還小自然賭不過他但是等你到了他那般大的年紀恐怕酒量還得比他大呢丁兒道酒量本是練習大的我爹爹常向

我說。叫我喝醉酒後無論怎樣難過等到醒轉來必須再喝幾杯酒量就可逐漸加大了。我不由得失笑道這正是你爹爹的好教訓。

你必得牢牢记着他也笑道我爹爹最喜歡我喝酒常常教給我喝酒的方法又說酒量真個十分大了就可成爲酒仙呢他正說得起勁他爹爹從外面走進來走路歪歪倒倒說話舌頭已僵硬他見了立刻跑上前去拉着他爹爹的膀臂道爹爹你也有醉到這般

的時候以後可莫再笑我的量窄了他們父子二人當即走進屋去我不由得嘆了一口氣道這纔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呢

戊兒家距離我的住宅當中隔着兩個院子三進房屋所以他家的情形我一些不曉得祇因他常常到我這邊來頑耍我這纔認識他他長得面方耳圓很覺敦厚說話也還囁較羣兒似乎略勝一籌就有時和他談談我

問他今年幾歲了。他說方纔六歲。但我看他  
的身材必不止六歲。又問他道：「你莫非說謊。  
話麼？」他道：「我實是六歲。你莫非見我身材高  
大疑惑？」我不止六歲麼？其實我並未說謊。我  
因爲來頭很大，所以身體發達的早。我不解  
道：「你有甚麼大來頭呢？」他很鄭重的道：「我是  
仙童下凡，將來不可限量。俗說貴爲天子，我  
比天子還得再貴幾倍呢！」我嘆息笑出來，又  
問他：「這話是誰造出來的？」他道：「我的父母都

是這般說，還說他們要享老來的福，都靠在  
我的身上。他又問我：「相信不相信？」我隨口答  
應。又問他：「現在那裏讀書？」他道：「前年我曾  
讀了一年書，後來先生死了，我就不再讀了。」橫  
豎，我是仙童下凡，各事都有菩薩保佑，不必  
讀書。自會騎高馬，做大官。我道：「你不讀書，就  
不識字。天下那有不識字的官？」他搖搖頭，撇  
撇嘴道：「你莫騙我。我父親常說我命運好，交  
到好運，自然能做官。」他正說到這裏，忽然掉

轉頭去。換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招手道。爹爹你快些來。他爹爹就走過來。他道。爹爹不是常說我的命運好將來必有大官做麼？他

爹爹連連點頭又向我道。你先生不曾曉得他的八字五行俱全真正好極了。我聽他這般說。疑心他是個星算家。就問他做甚麼生意。他說在北門大街獨開一片鹹貨行。當時我本信以爲真。後來我走過北門大街見他正拿着一桿秤稱一條鹹魚。分明是個小夥子。

計我想他已這般大的年歲還是信口開河。喜說謊話就難怪他的未滿十歲的小兒子已兒剛正七歲。但吸烟的程度已有兩年之久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當中時時夾着一枝香烟。把白嫩的皮膚薰得焦黃。他站在人家面前頭頂祇齊人家的腹下。但嘴角上翹着一枝香烟却和大人一樣的神氣。小嘴裏和鼻孔裏吐出來的烟裊裊上升須歷幾十

秒鐘之後方纔升到大人的眼前人家看他。一眼見他這副神氣不由得又是好笑又有些替他可惜有時我向他說道香烟很能傷害腦筋當你這樣年紀腦筋正在發達格外容易受傷你趕快不可再吸他道腦筋受傷有甚要緊吸香煙何等有趣我問他有甚麼趣味他說真有說不出的趣味不吸烟的人那能曉得我又問他怎能學會吸烟他道這有甚麼希奇我家裏別種東西雖少但烟是

時。候。就。已。吸。上。鴉。片。烟。了。說。着。從。袋。裏。掏。出。  
一。支。香。烟。就。在。吸。剩。的。烟。頭。上。呼。燃。上。火。啞。  
在。嘴。裏。我。這。時。再。也。說。不。出。甚。麼。祇。嘆。了一。  
口。氣。替。他。定。下。四。個。大。字。的。批。評。道。『家。學。  
淵。源。』

庚。兒。是。個。八。歲。的。女。孩。子。很。歡。喜。打。扮。臉。上。  
常。滿。塗。着。脂。粉。紅。一。塊。白。一。塊。他。以。爲。十。分。  
好。看。還。喜。歡。拿。一。方。手。帕。不。是。包。在。手。上。定。  
是。抿。在。嘴。上。走。路。時。身。子。有。意。扭。捏。一。雙。眼。

睛。天。生。的。很。爲。活。動。滴。溜。溜。的。亂。轉。他。還。有。  
一。種。特。能。就。是。斜。着。眼。睛。向。人。微。微。的。笑。他  
和。羣。兒。頑。耍。時。更。多。這。種。神。氣。羣。兒。中。年。紀。  
稍。大。的。男。孩。子。也。向。他。這。樣。做。作。他。就。樂。極。  
了。奔。上。前。去。拉。他。過。來。並。站。在。一。處。同。時。磕。  
頭。他。又。向。他。說。道。我。們。已。成。爲。夫。婦。了。我。是。  
你。的。妻。子。你。得。做。衣。服。給。我。穿。買。首。飾。給。我。  
戴。他。又。叫。這。男。孩。子。故。意。不。肯。答。應。他。立。刻。  
又。裝。出。發。怒。的。樣。子。說。你。既。不。肯。給。我。我。就。

和。你。離。婚。再。拉。過。一。個。男。孩。子。叫。他。做。律。師。  
簽。字。作。證。這。許。多。手。續。不。知。他。從。何。處。學。來。  
或。是。何。人。講。給。他。聽。有。時。他。更。拉。個。男。孩。子。  
當。做。姘。夫。還。要。租。小。房。子。說。出。些。不。堪。入。耳。  
的。話。平。時。我。冷。眼。看。見。不。免。想。他。小。小。年。紀。  
怎。能。明。白。這。些。事。縱。說。如。今。的。孩。子。智。識。  
開。得。早。似。乎。也。不。致。如。此。這。個。疑。團。悶。在。心。  
裏。許。久。總。不。能。得。着。個。解。釋。後。來。有。一。天。夜。  
間。我。已。睡。了。忽。聽。得。院。落。的。後。面。人。聲。嘈。雜。

我不。知。何。事。吃。了一。驚。連。忙。出。來。查。看。原。來。  
是。庚。兒。的。母。親。素。有。外。遇。并。胆。敢。把。姘。夫。引。  
到。家。中。他。丈。夫。本。有。些。曉。得。今。晚。特。地。說。不。  
回。家。來。半。夜。裏。却。闖。進。房。去。黑。幕。中。的。醜。態。  
被。他。完。全。看。見。就。大。吵。大。鬧。起。來。我。問。清。楚。  
後。這。纔。明。白。庚。兒。所。以。有。那。種。智。識。和。那。許。  
多。下。賤。的。做。作。了。

在。這。幾。個。男。女。小。孩。子。當。中。祇。有。辛。兒。是。個。  
好。孩。子。他。雖。也。祇。七。歲。但。文。質。彬。彬。很。有。成。

人的氣概。見人既有禮貌說話也很中規矩。平日每天早起就忙着到學堂晚間放學回來也坐在家裏念書。逢着星期跟隨他的父母出去逛逛公園或是拜會朋友從未和那羣兒一同頑耍。羣兒也因他道路不同毫不把他放在心上。有時我遇見他他總是恭恭敬敬向我招呼。我問他學堂裏的功課可繁難麼。他道比較上學期雖添上幾種功課但我用心去讀還不難領悟。我道再有一學期

你就可畢業了。他道正是祇是我的程度毫無進步。學年却滿了真覺慚愧。我問他爲何不和那羣兒頑耍。可是嫌他們品行不好麼。他微微笑道我不敢議論人家的好歹。我祇覺得和他們合不攏來。我道你不喜歡吸烟。他道說謊話是失却人格的。我萬萬不敢說。我道你有時打人或罵人麼。他道我不會打。

過人祇罵過人一次但我的父母因此重重的申斥我說這是野蠻舉動上等人應當戒除的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罵人了我很稱贊他是個好小孩子將來定有作爲他還連稱不敢

我上面所述的八個兒童年紀都未滿十歲一樣的在父母的管教之下爲何他們的性情和舉動有這種種的不同原因在那裏諸君不妨研究一下子

○綠窗絮語 逸梅

等身著作勝鉅萬家私

欲免煩惱先除欲望

黃金爲最有效之舊興劑

人於無事時此心大忙故無事忙三字頭銜決不專屬於

怡紅公子



## 賭與奕

一·

賭與奕皆爭勝之事。賭者每贏錢必以多報少，往往終場之際，四人結賬，而數目不能相符。即至牌九、搖籃等博場亦復如是。得勝者决不肯言其實數也。奕則不然，雖敗而不肯服輸，必強爲之說以自全。君子夫。賭俗事也，而偏能謙退，奕雅事也，而每多驕傲，此亦理之所難通者也。

## 新年隱痛

玉如女士

新年是一年的起首也是一年最大的佳節。所以不論大家小戶貧富貴賤到了新年總是停工休業快快活活的過他可愛的新年。可見新年是沒有一個人不歡迎的呢。但是貝詠漁女士的心理確同別人相反的到了新年裏非但沒有一些快活反而比平時悲。

傷幾倍。至少總要痛哭一次呢。看官們看了我這一段話一定要疑心他是一個沒有金錢。沒有才貌的窮人或是一個孤苦伶仃瞎眼啞子的苦人了。但是看官們這種沒有根據的疑心都差了。他確是沒有犯過上面的幾件事情是一個十全人呢。講到他貝旁之

才。雖。不。算。什。麼。富。厚。但。是。靠。着。他。父。母。的。供。  
給。到。也。無。慮。不。足。至。于。他。的。才。學。非。但。平。常。  
女。子。應。有。的。技。能。他。都。擅。長。並。且。還。是。一。個。  
女。詩。人。他。做。的。詩。確。不。弱。於。從。前。的。女。詩。家。

不。過。因。為。他。心。境。的。關。係。所。以。弄。到。這。般。的。  
哀。慘。罷。了。可。惜。這。篇。是。小。說。不。是。詩。話。否。則。  
到。要。寫。幾。首。出。來。給。看。官。們。看。看。呢。至。于。他。  
的。容。貌。雖。然。不。是。西。施。再。世。到。也。楚。楚。動。人。  
他。有。時。高。興。的。時。候。兀。自。對。着。鏡。子。薄。薄。的。  
施。了。些。脂。粉。就。覺。得。嬌。艷。絕。倫。不。是。普。通。人。  
所。可。比。了。他。的。家。裏。又。有。父。母。兄。弟。姊。妹。他。  
的。身。體。又。是。十。分。健。全。一。點。沒。有。殘。廢。的。疾。  
病。看。官。們。又。看。了。我。這。一。番。話。一。定。衆。口。同。  
聲。的。要。說。這。樣。十。全。十。美。的。人。還。要。不。快。活。  
天下。沒。有。這。種。道。理。了。但。是。看。官。們。不。要。自。  
信。太。深。其。中。確。有。一。個。道。理。待。我。慢。慢。的。說。  
來。罷。

貝詠漁。六。年。前。在。尚。實。女。子。中。學。校。讀。書。的。

時候是同普明大學的高材生邵桂齋發生過戀愛他倆的熱度是在沸點以上所以私自訂婚以後想正式向兩方面家庭疏通達到結婚的目的不過沒有相當的機會罷了。但是在有一年的新年裏桂齋寄一封信給詠漁剛巧詠漁到親戚家裏去賀年被他父親貝岱霞拆來一看就大發雷霆說他女兒在外有不道德的行為有辱家聲一定要致他死命後來總算大家勸他家醜不可外揚。

就此息息怒平平氣罷方始沒有鬧出禍來但是詠漁經此一番事情後就沒有同桂齋通訊的自由也不許他再繼續讀書了但是桂齋知道這件事情鬧穿以後到非常着急一面託人向貝岱霞正式求婚一面對家裏要求同意但是岱霞是一個守舊和頑固的人那裏會允許況且詠漁沒有堅決的志氣激烈的表示同他惡家庭奮鬥來做桂齋的內應自然這件事情全歸無效了假使當時

詠漁放大些胆量忍耐些痛苦打破家庭的束縛和壓力就可以享永久的夫婦幸福不至弄到現在這種可慘的地位了真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呢。

貝詠漁在五年前的新年裏從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拋棄了才貌雙全的邵桂齋嫁給松江的富翁俞文壽了其實文壽是一個有瘋癲病的廢人況且年紀已經在四十以外早已娶過胡氏爲妻不過家裏有了十幾

萬家產還沒有子息想要個妾來傳傳種所以此次的結婚並不是正式的不過當貝詠漁是一個如夫人罷了可憐無見識的貝岱霞貪了俞文壽的有錢聽了介紹人的謠話就把她聰明秀麗的女兒送到黑暗的地獄。

裏去了。

很聰明伶俐的貝詠漁懷了一肚皮的學問那裏願意同這半身不遂的怪物做同伴況且大婦胡氏非常悍潑可畏起初不過指東

罵。西借雞咒。犬後來。慣了。益發。不得了。用種  
種嚴酷的手段來虐待他。可憐。詠漁是嬌弱。  
之軀。那裏受得住這種日常的虐待。雖然明。  
知。介紹人當初有意害人。但是事過境遷。也。  
是無處伸冤。訴苦。祇有日以眼淚洗面罷了。

不必到俞家去。就在家裏冷冷清清的守。守。  
龍詠漁無法可想。就從了他父親的命。所以。  
直到如今還是住在娘家呢。但是貝詠漁離。  
開俞文壽的時候。也是在三年前的新年裏。  
呢。

後來實在耐不住了。就回到娘家。對他父親。  
抽抽咽咽的大哭。岱霞此時也有些覺悟了。  
覺得從前強迫女兒的大差不過。到現在事。  
已。如此也是無法。惟有叫他女兒。從此以後。  
貝詠漁同俞文壽離婚後的第一個新年裏。  
覺得心裏萬分的不快活。對於各種新年的。  
佈置和觸目的景物。都是可以使他添愁增。  
怨的。但是他的妹子秋漁。很知道他姊姊的。

心理就挽了詠漁的手叫他到公園裏去散心。這悶詠漁被他纏得無可推却就同他到公園裏去講到園裏的紅男綠女真是不知其數大都因為新年無事到公園裏來。趁趁熱鬧的但是在詠漁眼裏看到一對對一雙雙的遊人就不免要惹起自己的身世之悲了這樣興味索然的走了一回覺得有些疲倦了就走進一座茅亭去歇歇脚坐不到一刻鐘忽然遠遠的望見一對男女手裏。

各自牽了兩個很活潑的孩子向茅亭裏一步近一步的走來歇了一回果然走進茅亭。貝詠漁仔細對那男的一看不禁嚇了一跳。原來那男的就是六年前同他訂過婚約的邵桂齋真是弄得詠漁坐不安立不穩哭笑皆非了但是那男子起初也沒有留心到詠漁身上祇管旁若無人的對那女人談笑還不時和二個小孩子逗笑詠漁靜心的聽了一回知道那女的就是桂齋的夫人二個小

孩子就是他倆愛情的結晶體。後來桂齋抬起頭來對詠漁打了一個照面。四條很強銳的眼光就成了條直線。大家都像觸了電一般。但是礙于旁人的耳目。未便招呼。詠漁就立起身來同他妹子匆匆的走出茅亭。一陣陣的紅雲也不知不覺的湧到他慄慄的面頰。似乎表示他很難爲情的意思。詠漁一頭走一頭想我假使當初立定些堅決志氣。達到嫁給他的目的。不是我現在也有二個可。

愛的孩子到了新年裏大家很快活的遊公園嗎。

貝詠漁到了新年裏總要想起六年前同邵桂齋訂婚的情形。和被他父親私拆情書的情形。五年前的新年裏嫁給俞文壽的情形。三年前的新年裏和俞文壽離婚的情形。離婚後第一個新年裏在公園裏又見邵桂齋的情形。貝詠漁有這株四種的隱痛。到了新年裏莫怪他要比平常悲傷幾倍。兩隻很嫵。

媚的眼眶裏就不知不覺的滴下淚來了。

唉！婚姻的事情真是女子一生的生死關頭。我們不幸做女子的總要澈底的覺悟，達到美滿的結果。纔好那裏可以糊裏糊塗踏貝詠漁的覆轍，變成一個無形囚徒，把天地做牢獄呢。

○詠舊時女郎  
相呼同伴到簾帷偷看新來客是誰又  
恐被人先瞥見却從紈扇隙中窺

袁項城幼時桀傲不馴，難施羈勒。家中延師教讀，塾師以駕馭無方，往往半途中止。後延某師教授訓管頗嚴，厲袁憚之甚，然必思一報復之策。以其私某夜其師經行某處，袁偵伺之，預捕螢若干，頭捺於面上俟先生至，出而恫嚇之。其師未防備，受驚不淺，卒以狂疾終。

楓江

## 妻財

范烟橋

誰也不知道程百高擁着三十多萬資產是一鄉的巨擘呢可是三十年前誰也不知道程百高只夠着溫飽不幸碰見了水旱偏災便不能不將伯之呼呢

用。但是他穿綢着緞。每天晚上總是吃得醉醺醺地。平常飲食起居也很豐儉。適中。論起他最初的基本資產。照這樣開銷。也沒有餘多的分兒了。說他發了橫財。也是冤哉枉也。因這平白地的進步。不免惹起許多閒人的注意。要研究他致富之由了。說他是省吃儉從來沒有買過一條家喻戶曉的麻雀牌。

回也沒有打過那是從賭博上發財是斷定沒有這件事了至於說掘藏銀拾路遺更是無根之談可見他另外有一種天福人家萬萬猜不到的就是看了這篇的題目望文生訓起來不過說程百高原來得了一宗妻財但是妻財的分量萬萬沒有這樣多況且他第一位花燭妻子也不過是小康之家呢那麼這一種疑竇必須作者說個明白了

家姓上第一家也就是一鄉中間的第一家上代都是秀才到了趙氏的父親補了廩生格外榮耀只差沒有兒子他在臨死的時候有遺囑把十畝自種田給了承繼的兒子二十畝租田給了女兒後來嫁給百高把租田換了十畝自種田招人耕種論起那時的價值妻財也不到一千塊錢呢

不料不上一年趙氏去世了撇下了許多金銀首飾收收拾倒也值一二百元因這個

他的第一位花燭妻子娶的是鄉下姓趙百

消息傳出來便有許多人家情情慇懃把女兒做他的補房了百高更是精明異常就揀了一家姓錢的定下了親也是沒有兒子的。這是得到的經驗沒有兒子的女兒總有些私財的並且對錢家說我這裏已有了嫁妝。還是很新鮮擋起也很可惜多了用不着你們也可以省辦了只要日用必須的辦了。幾件其餘的折了錢不是兩方都得了實惠麼那錢姓也很贊成便折了一千塊錢過來。

那位錢氏夫人少不得也帶了幾百塊錢的積蓄首飾來孝敬百高不上一年又把所有的加入百高的妻財項下那位錢氏夫人跟着趙氏夫人也到泉下去了那時節妻財項下足足有四千元左右了。

他那四千塊錢在錢莊上做進出今天去明天來忙碌得很人家瞧去似乎有整萬的聲勢早動了一位老婆子把伊那位千不嫁萬不嫁高來低不就的女兒送給百高做了他。

第三次的夫人他家姓孫是鄉紳只差中落了。但是老婆子五十多年的積蓄也很可觀。

年孫氏也不能享福徒然給百高有了。一萬元的資產罷了。

他的兒子只肯聽妻子的話不肯聽母親的話所以母子不很和睦因着這個原因老婆子自然一百個女兒好了出嫁的時候恐怕給兒子看破鬧起來所以外面妝奩很是平常並不華麗暗地裏却送給女兒一拜匣的飾物輕輕地却值得三四千元頓然把百高錢財項下升高了一個字碼的位置過了三

什麼去的就是當時很少住了幾時少不得要向着阿母添補添補了所以三次新婚便

有這許多的東西了那位李夫人很喜歡新和時所以衣服時時更換插帶也不肯將就一年中間住在娘家的時候要占二分之一那二分之一嬌女的光陰中專誠收拾母親的舊東西一件件換錢自己去創新時的東西好在棄舊換新人家只說是精明和別的敗落的出賣是不同的所以李夫人死的時

候大家都知道有很大的一筆遺產傳給百高讓他加入妻財項下去

第五次續娶的是周員外的女兒論起民國時代沒有員外的稱呼了他是不是一個起碼的遺老麼不因着社會上聽慣的是說書看慣的是閒書一部舊小說中間一定找得

出一個員外來那員外的家產一定很富那麼人家的推想以爲有了巨大家產便應當上這個員外的尊號了那員外的女兒爲了

員外的地位不肯胡亂嫁給資格夠不上的。人在員外的眼光看起來百高有上山勢的。洪運可算是一个候補員外郎因此便把女兒嫁給他那位員外很喜歡實在不重虛文。所以一切排場門面都不講究結結實實把他一百畝上好田做了贈嫁的禮物周夫人也是十分樸素雖不是荊釵布裙却也可算得不御綺羅了平時只把一封封銀餅細細把玩一本帳簿幾乎可以一項項默得出來。

他一些不肯和百高混雜就是有幾百錢的糾葛也要結算清楚纔肯完結否則今天算到明天儘是算過去不肯罷休誰知他也只是做個送錢給百高的腳夫連力錢也沒拿一個吃了他家五年飯早又撒手西歸了。中年喪偶沒有不娶的道理況且百高有了五六萬資產怕沒有人家送女兒來麼只是他也比從前了眼界也提高了自己已經成了富家郎少不得要娶一個門戶相當的。

夫人因此他第六位吳夫人比前幾位夫人。更是富麗並且很是能幹到了程家赤心忠良。把家政處理得十分有條理。開銷省了許多。因着娘家幾位哥弟都是放債盤利過日子。比別的營業利息好。所以他不辭勞瘁也。仍效起來。在冬天雖是雪地冰天。他還要雇了小船親自到鄉下去討債。人家見他大駕光臨。却不好意思不給他。並且他很會做人。在平日留飯做點心。把那些鄉人籠絡得伏。

伏貼貼對於他二三分利息一點兒不嫌重。大了這三年來。把百高的資產幾乎加上一倍。他覺得鞠躬盡瘁可以告別了。讓百高娶

第七位夫人罷。

第七位夫人是開烟燈的鄭家二小姐。開烟燈現在要算最下流也沒有了。怎麼那百高去娶了這個不名譽的妻子呢？其中也有個原因。百高有了錢便也有了勢力。什麼團咧會咧都請他做名譽顧問。無非要他捐幾

個錢那煙燈老班三世經營積下的錢却是不少心想須得巴給一位鄉紳董事做他的護符並且他還販賣烟土所以格外發達眼見百高一步步走到青雲裏去什麼小事兒也要經他手判斷了理警察和禁烟委員都和他有些交情很可以依靠他因此特地央人把女兒的庚帖端上門去那百高起初很瞧不上眼後來探聽他有那種付託的誠意想也有利可圖呢便不論門第成了婚姻那

位老丈人非常要好慇懃着他合股販土做了一年多的賣買除掉各種開銷足足多了。一萬塊錢左右後來他自己也不時往上海。販運有一回給人拆去一百多塊錢的土。他還來對老丈人說一氣都給拆去了老丈人信之不疑這一回他因禍得福把老丈人六千塊錢全行收入私囊所以鄭夫人去世的時候計算百高的妻財已經有二十萬元了。他因着娶妻娶偶娶偶娶妻中間大大的得

利格外興高采烈預備討第八位夫人了。他那時忽然大大的覺悟想在名譽上挽回一點那些小慈善竭力幫助可稱是有求必應好在每年化不到一二百塊錢已經方方數十里都說他是大慈善家了這一回決不肯遷就了精細調查娶了一家姓王的千金大舅兄是現任省議員的兒子二舅兄是大律師會親這一天十分顯煥王家也是財主爲了財產保障所以認了大來頭的親戚捐

了一塊硬招牌如今百高也是這般心理兩下十分熱合鄉鎮上有許多祕密問題百高做了掮客送到律師二舅兄的門上替他歪引法律認曲作直胡纏了一回從中賺了一筆錢雖是失敗的一方面罵他那勝利的一方面却崇拜他呢有一回爲了一家爭產的事兒百高把他擔任下來照例請二舅兄承辦爭奈對方也請了律師兩邊不肯讓一步看來二舅兄有些不濟了馬上託大舅兄走

乾爺的門用省議員的勢派走到縣衙門裏說了幾句話那縣知事見是省議員來了惟有諾諾連聲不敢說個不字因爲拂了他的意在省議會裏頭提出查辦案不免要大費手脚了所以叮囑承審員依了這邊的意思斷歸請託百高的一面後來上訴又向彼方律師那邊送了一筆運動費畢竟勝利而還只是所得遺產已去大半單純百高個人也到手了三千多塊錢呢不料王夫人替他盡

力奔走成功不居又是死別了他雖是娶了八回夫人至多的也享不到六年所以連一個子女都沒有留下他自己也說慚愧空掙了三十多萬資產却傳給誰呢因這嗣續問題所以第九位夫人是免不掉的了但是他得了一種教訓財丁大概不能兩全所得的妻財也多夠了所以他第九回夫人要揀那富有生育能力的女子否則同時多討幾個如夫人或者可以有希望罷

## 女婿是猪八戒

趙赤羽

我想看官們也要曉得曉得柴夫子的爲人。我如何稱他做柴夫子呢在下並不是拍他一聲孔夫子柴夫子的門徒比孔夫子還要馬屁不過柴夫子是一個極有學問的宿儒。多當然不能不尊他一聲柴夫子了。又當了七八只學堂二十幾年的教師。他一手造成的高徒也不知有了多少。恐怕孔老夫子的聖門三千還趕不上。他看官想孔老。

夫子有了三千個門徒就沒有一個不尊他。一聲孔夫子柴夫子的門徒比孔夫子還要好。人妻師德唾面白乾千古傳爲美談。但我想柴夫子的涵養功夫還要比妻師德勝過。

幾倍。

說也奇怪。柴夫子走到講壇上上課時。手還沒有趕到脚。還沒有趕到最先趕到講壇上的。倒是。一個肚皮爲什麼呢。因爲。柴夫子。但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好人。還是。個天字第一號的肥人。他的肚子。簡直便便如五石之匏。凸出腰際。足有三尺多高。倘然有小人國裏的大文豪在他肚皮上登臨之下。回到家裏。做起一篇『登柴夫子肚皮記』來。中間。

一定有幾句什麼。登斯肚也。但見茫茫蕩蕩。一望無際的壯語。其外如『中有深淵下臨無底』。是寫柴夫子的肚臍眼。『長林綿亘高枝拂天』。是寫柴夫子的護腹毛。只此寥寥數行。已足盡柴夫子肚皮的大觀了。柴夫子。因爲有了偌大一個肚皮。學堂裏就發生了一個柴夫子底肚皮問題。有個說柴夫子姓柴。肚子裏一定塞些草。有個說他是有學問的人。常言道。學富五車。才高二酉。他有

二百五車的東西藏在肚子裏當然要凸出來了。有個接着說不差呀盧照鄰擰腸文字。五千卷他讀了五萬卷的書自然要擰起肚子來了還有個說諸位說的都不對他肚子裏那裏是草包和書卷老實說是些脂肪罷了。我聽得三國時候有董卓燃臍的一件古事現在柴夫子有偌大一個肚皮裏面的脂肪一定很多的不妨請個西醫把他的脂肪割下來熬了油助在學堂裏點燈也可省得

幾斤洋油倒是一件廢物利用的妙法哩。因爲有了以上種種柴夫子肚皮問題的見解學堂裏的校刊上就想特別增刊一期柴夫子肚皮問題號當時全體通過聽說這本破天荒的肚皮問題號不久就要出版了。

在下不是挖苦柴夫子這是他一手造成的事幾個高徒說的他們說柴夫子走起路來屁股總是夾發夾發的起初學生們不懂他緣故後來一打聽才曉得柴夫子是一個做家

人。他。登。起。坑。來。從。不。肯。用。張。草。紙。來。光。顧。光。  
顧。他的。尊。臀。聽。說。柴。夫。子。曾。在。毛。廁。坑。上。代。  
他的。尊。臀。做。過。一。篇。廣。絕。交。論。大。意。是。無。論。  
什。麼。紙。類。都。不。許。登。門。拜。訪。所。以。紙。類。也。拂。  
袖。而。去。了。有。幾。個。同。學。微。微。裏。諷。示。諷。示。他。  
他。總。是。皺。着。眉。說。道。現。在。生。活。程。度。是。高。得。  
了。不。得。一。張。草。紙。要。一。個。大。錢。一。年。三。百。六。  
十。天。就。要。用。三。百。六。十。個。大。錢。十。年。三。千。六。

一百。年。三。十六。千。我。雖。是。說。不。定。活。得。到。一。  
教。師。教。授。學。生。學。生。們。當。然。要。坐。着。恭。聽。的。  
百。歲。現。在。却。已。活。了。五。十。歲。了。少。做。少。也。省。  
下。了。十。八。千。文。錢。化。化。洋。鈔。倒。有。十。塊。多。十。  
塊。洋。鈔。子。母。相。權。前。程。浩。大。正。有。一。番。轟。轟。  
烈。烈。的。事。業。在。後。頭。可。做。諸。君。不。會。算。過。  
以。就。來。笑。我。他。日。說。不。定。爲。了。一。臀。之。微。喪。

但是柴夫子教授時學生得反臘在板櫈上臥寐思之這也不是柴夫子講書時定下的特別聽講規則不知怎的學生們一看見柴夫子上課就一個個沒精打彩的躺下了難道是柴夫子講得不好或者不上緊所以學生對之倦而思寐麼這又不然柴夫子不但講得好又講得起勁講到得意處不知不覺足蹈手舞口沫四飛比葉聲揚的說楊家將還要出神所以學生們聽了柴夫子講書就

想昏昏入睡的一層道理真是莫名其妙難道柴夫子是一罐陳了十八年的紹興酒放在講壇上學生們才聞酒氣立刻就會玉山傾頽麼哈哈這個哲理還是到西洋問問羅素去或者近些問問蔡元培也行

柴夫子有個千金也是他老人家平生最寶的寶貝單名一個園字柴夫子因爲愛他自小就教他識字一到十六歲又教他到產科女學裏讀書去柴夫子一心想替他女兒覓

一個如意郎君。他就在幾個愛徒面前東探西刺。微示要把女兒付託的意思。那知這許多愛徒中有個已經結了婚。有的業已定了人家有幾個雖沒有定過親。但他們只佩服柴夫子的肚子並不佩服柴夫子的臂兒。以爲柴夫子這樣不肯用草紙。他女兒也一定不講衛生。所以也支支吾吾把他回絕了。然而這幾位高徒未免神經過敏啦。

子都是種瓜得豆。種豆得瓜。適成一個反比例。想柴夫子這般模樣。一個人他製造出的女兒自然也像刻板文章和他的脾氣面貌無甚出入的。然而大大不然。他們是完全弄錯了。柴夫子的身體是肥的。他女兒的身體是瘦的。柴夫子的容貌是醜的。他女兒的容貌是俊的。柴夫子的皮膚是黑如煤炭。他女兒的皮膚却白如臘人。這幾件相反。柴夫子自然很爲得意。以下幾種可是乖乖不得了。

原來柴夫子是藏書櫃他女兒是沒字碑柴夫子是和平派他女兒是過激黨柴夫子請他學習產科嫁了人才養兒子他進了產科養了兒子才肯嫁人柴夫子一年不用一張草紙他女兒二天用一刀所以學生們疑柴園小姐同他父親一樣不用草紙這是大大的錯誤大大的冤枉

誰那倒弄不明白很有人說同他研究過種子學的也不止一人偶然在柴園的芳心裏逐一想起拉出請客票把和他有過關係的人通共請來聚餐一次足足好坐兩張圓檯面或者還坐不下哩

柴夫子在愛徒裏覓快婿覓不到只好又在愛徒以外覓了一個這人姓穆名琳學問雖平常家裏倒略略有些資產這穆琳想必是科試驗大概可曉得但是與他試驗過的是個聾子所以他尊夫人的英名一些也沒有

聽得。然。而。不。能。不。說。他。有。眼。力。他。一。看。見。柴。園。小。姐。就。滿。口。稱。贊。他。是。個。絕。世。美。人。所。以。

他。轉。輾。挽。出。了。媒。人。說。成。這。椿。親。事。居。然。被。

他。達。到。目。的。就。在。定。親。的。一。天。定。親。結。婚。的。

一。天。結。婚。了。

這。天。就。是。結。婚。的。一。天。柴。夫。子。兀。自。捏。了一。把。汗。自。己。暗。暗。地。想。女。兒。是。拆。過。爛。污。的。了。

今。夜。一。個。陣。上。失。風。噪。鬧。起。來。不。但。與。自。己。

的。名。譽。攸。關。也。是。女。兒。的。終。身。幸。福。關。繫。那。

知。他。的。女。婿。大。官。人。倒。是。一。個。老。吃。人。生。果。的。猪。八。戒。一。口。吞。下。肚。子。連。这。人。生。果。究。竟。是。些。什。麼。味。兒。都。不。知。道。

停。了。幾。天。柴。園。回。到。娘。家。來。柴。夫。子。已。託。他。夫。人。探。探。口。風。後。來。曉。得。他。們。夫。婦。倆。很。和。睦。並。沒。有。當。場。察。破。柴。夫。子。才。放。下。心。自。己。也。念。佛。道。畢。竟。我。柴。夫。子。做。了。一。世。的。好。人。也。有。好。報。他。不。覺。鼓。着。他。大。肚。皮。嘴。裏。烏。烏。烏。哦。着。似。乎。請。了。一。個。鼓。手。一。个。喇。叭。手。替。

他女兒慶祝

柴夫子正在鼓腹吟哦之際，郵差忽地送一封信來。柴夫子一看，信面就眉花眼笑的說：「道這封是我女婿寄來的信呵。當時柴夫人問道：『女婿有甚事寄信給你？』柴夫子道：『一定是在想着，女兒要催他回去了。他們小夫妻倆真個要好說時，用舌頭把封口上略了一略。』未看信時，已先想到信裏頭第一行的稱呼，是『岳父大人尊前』這幾個字千穩萬穩。

可以寫得包票的。他笑嘻嘻抽開一看，那知早把穩瓶打碎上面大書特書道：『咄！老烏龜！』柴夫子夢裏也想不到有這樣一個新發明的特別稱呼，加在他老人家身上，頓時斂下了笑容，睜開兩眼，豎起雙眉，二尺高的肚皮立時打進了一尺高的氣，變了三尺高。柴夫人看見他丈夫這般模樣，就問道：『你女婿寫了些什麼？你就那麼動氣？』柴夫子蹲道：『可笑這位姑爺岳父不叫倒罵起我老烏

龜來了。你想我是雄老烏龜。你便是雌老烏龜。我的女兒就是小雌烏龜。這還了得。哼！哼！柴夫人也怒道：這畜生真個反了他爲了甚麼一回事就罵起你老烏龜來？柴夫子道：我也全不明白。柴夫人道：你把來信看呀。內中總有個道理。柴夫子才知道除此咄老烏龜。四個字以外下面一個字也沒有看過。連忙接下去看。一看搖一搖頭看得越快。頭搖得越急。看罷之後長嘆一聲道：還是你。

的不是唉！還是你的不是。

柴夫人被他一疊連聲說自己不是倒弄得不懂起來。通紅了臉說道：我和女婿只見面了一次也沒甚言語觸傷過他爲甚倒說我不是。不是起來。柴夫子氣憤憤指着柴夫人道：哪！還是你的肚皮不是千不該萬不該。男孩子不養養個女孩子。你好好的養一個女孩子。倒也罷了。如何又養起這樣不爭氣的女孩子來。現在女婿信上說由同學告訴他。團

兒未嫁的當兒早已有了許多污點現在他

已提出和園兒離婚了你想這種家醜一揚

出去豈不要把我柴夫子三字的金字招牌

生生的棄掉在垃圾堆裏麼就是我女兒也

只好養老在家裏再也沒有人過問了咳說

來說去總是你的肚皮不好說罷只是搖頭

柴夫人聽了他丈夫一席話真個要活活氣

死也忽然回答道你橫也說我肚皮不好堅

也說我肚皮不好養兒子不是一個人養的

呀就是我養了那個不爭氣的女孩子也不  
能一筆賬全上在我的身上呀

柴夫子並不回答只顧唱着哼哼調

那時柴園聽在屏風後曉得他們老夫婦倆

喎哩咕嚕全是爲着自己的事他就悄悄地

拖了他母親進去如此這樣說了一遍他母

親聽了連連點頭也不再和他丈夫辯嘴一

逕提了個馬桶竹把直奔往穆琳家來那時

穆琳恰從門裏跨出想找個朋友去冷不防

女婿是的八戒

一三

被他丈媽當頭一棒馬桶竹把上還是滿掛着黃沉沉的糞水這一下直把個穆琳打得像落糞老鼠一般眼睛裏金花蒼蠅亂竄只見柴夫人罵道畜生你好呀倒罵起你丈人阿伯老烏龜來了你說我女兒不規矩我女兒第一次和你同床你好當場試驗呀犯不着聽了別人的閒言閒語就枉口赤舌說我女兒不規矩家小是你討的你自己不曉得有甚毛病難道傍的人倒曉得麼穆琳被他

丈媽一頓搶白到弄得無言可答自己到底不會尋出他女兒破綻說不定自己同學說笑話兒喚騙我只得支吾着說道丈母聽稟我那時粗心了不知你女兒到底是好是壞說了忽的不說下去他丈媽又高高把馬桶竹把舉起道你說你說你說我女兒到底是否是好是什麼穆琳先已嘗過了竹把風味兀的餘痛未息那敢再嘴硬連聲說道我不說什麼想你的女兒一定是有好的柴夫人聽了

才堆下笑來道這才對了那有我的女兒會不好的現在既往不咎你既已覺悟了從前的錯謾你趕快到你丈人面前請罪去穆琳只好一口答應於是柴夫人前頭走穆琳後面跟威風凜凜直奔到柴家來那時柴夫子已知道他夫人到穆家尋事去不知吉凶如何兀自担着心事現在見他夫人挺胸凸肚肩頭上擋着馬桶竹把女婿像囚徒般壓着當然是打了膀仗回來心裏先自歡喜及

到穆琳一走進來對着自己連忙打恭請罪又特別加行了一個三跪九叩首禮頓時樂得柴夫子捧肚大笑那知笑得忒利害肚子往後一蹤那把椅子站不住脚便把柴夫子截倒塵埃柴夫人慌了手脚連忙去扶一時那裏扶得起來穆琳也不禁好笑抬頭一看恰見他夫人俏亭亭立在傍邊眼眶裏還溼着淚痕好像一朵粉荷花兒微微裏帶着些露珠越顯得可憐可愛他不由得情不自禁

趁着。他丈人丈母慌做一團時。立時扮起鬼臉。對他夫人陪了幾句話。作了幾個揖。便拖着夫人雙雙到小房間裏重修舊好去了。

○鑿地得巨石卽題一絕

仲 謄

土蝕塵埋不計年。一朝移植曲欄前。尋常用舍渾閒事。葆爾精華待補天。

○客窗談鬼  
去歲秋余因事赴皖下榻於永達錢莊內。一夕好夢方回時。正鼉鼓三躍。鬥聞門外有履聲。橐橐然寢聞寢近。既及余臥室。則叩扉甚急。問之不答。旣知有異。乃鼓氣持炬而出。四燭竟杳無踪迹。怛慄一夜。次早卽詢諸燭竟。中各友始知該莊向有鬼魅。惶出以。余素不信。有鬼至此。心乃大怯。遂改寓他處焉。

## ■ 蟑螂捕蟬

沈井蛙

開路神一丈開外高大是一丈一武一先一後在路上給人推着走動後面便跟着兩面銅鑼兒軍樂隊兒清客串兒僧道尼姑兒輓聯呢幃兒叫化子背着花圈兒成羣結隊的望前跑更有六十四個脚夫青衣小帽胸前背後都有一個碗來大小的白布上面寫着

一個周字一同扛着一口龍頭龍尾的棺材脚步齊整一絲不亂走得很快似乎十分沉重棺材後面一頂雪白也似的帳幔有僕役們擰着這時路上人聲鼎沸許多男女老少人都來瞧着熱鬧擠得水洩不通一大半的人將腳跟墊起伸長脖子向帳幔裏張望

不約而同的叫道只有一個兒子年紀還輕呢。帳幔後面有一百多輛馬車頭前十來輛。車子裏都是年輕婦女一例的頭上套着麻布。也有啼啼哭哭的也有直着喉嚨大號的。也有紅着眼圈滿面淟淚的。只見第十輛馬車裏的少婦二十歲開外年紀生得明眸皓齒。穿上一身縗素越顯得分外俏麗用手帕掩着口兒斜伏在一個丫鬟的肩上欲笑不笑。兩個笑濶兒便深嵌在面上儘拿眼來向。

車窗兩邊探望也沒有一絲愁容却現出一副得意的神情這便是死人周振家最寵愛的姨太太。

周振家的家產足足有五十多萬銀子。他平日精神健旺只是有一件毛病性情吝嗇不過恐怕有人和他歪纏所以在門上張貼兩條紅紙寫的是無論諸親好友一概不准借錢。這分明像張天師畫的符咒真個連鬼也。不敢上門就是他親生兒子周蘭荷也休想。

去拔他一根毫毛。因此蘭荷心裏很是恨他老子。指望他老子早死一日便可早享福一日了。

那天早晨周振家剛喝完粥便去園子裏澆花。一手提着一隻水壺。一壁指着他僕人罵道：該死的蠢才！我園子裏的鳳仙花都被你們偷摘去了！我本想待他長大了好叫陸媽。拿不到市上去賣也可以換幾個錢。使用使用。我昨天數過一總共是七十六朵。今天只存了五十朵。那摘去的二十六朵每朵十文。你須賠我二百六十文。不折不扣的說。時伸出手來要錢。僕人知道他的性情是這樣的。只得賠笑認罪道：是我的小兒摘去染指甲了。我去取錢償你。周振家忽地一手按着肚腹大嚷道：好痛好痛！提着水壺急忙奔回自己房間。裏往床上一撲。水壺裏的水就潑在床。上流得一簾都是。他也顧不得只有喚痛的分兒。十幾個姬妾都忙着上前伏侍。七手八腳。

鬧得煙霧飛漲。周振家縐着眉頭道：「我真痛得要死。看來是不濟事的了。你們快去將我兒子喚來，我有話對他說。」就有僕婦陸媽領命去了。

蘭荷坐在書房裏，一手扶着頭，一顛一顛的。渴睡得正濃，嘴邊的夢涎一滴一滴落在胸前。案上攤着一本言情小說，已經翻過大半。陸媽大呼小叫，鬧進房來，把蘭荷嚇了一跳。將睡眼揉了幾揉，見是陸媽，就笑嘻嘻問道：

「是什麼光景？抱月可會起身？」我剛纔下床看了一回書，覺得疲倦，便又睡着了。終是肚裏盤算用心思的緣故，陸媽豎起一個大拇指，微微一笑，又放出正經面孔，高聲說道：「少爺不好了，老爺快要死了。有話囑咐你呢！」蘭荷面上似乎十分快活，却故意懶洋洋的坐着。不走道，你去回他說：「少爺讀書要緊，沒有空了。」功夫，陸媽回到周振家房裏，將蘭荷的話說了一遍，氣得周振家目瞪口呆，只得向他妻

子吳氏說道咳這樣劣子忤逆不孝要他何用也是你平日姑息的不是將來怕還要咬你的奶子哩現在還是你去走一遭罷吳氏瞪了一眼罵道老不死的誰教你不去管他只管和小老婆廝纏還假裝正經黃熟梅子賣什麼青說着向蘭荷書房那邊走來招了招手蘭荷急忙跟他母親進房一眼看見他老子仰睡在床上床裏一隻水壺席面都溼透了暗暗地笑道節儉一生可能將銀子帶

到棺材裏去不能周振家見他兒子到了就掙着坐起帶嗽帶喘道蘭兒我是風燭殘年今天不知怎地痛得這般利害大約是早晚不保的人了你今年已經二十歲不須父母管束終要自己爭氣我死之後你好好住在家裏休去三朋四友吃着嫖賭將銀子白白費掉蘭荷恨着答道我今年已經二十歲不錯不錯不過爲什麼還不替我做親我破衣粗飯並沒有好吃好穿什麼說我浪費你是

風燭殘年却不惜拿成大捧的銀子去娶了。十二個姨太太一天到晚無法無天弄得我們姓周的家聲一落千丈你自己不能管束自己倒巴巴的責我浪費你死你的干我甚至周振家氣得兩眼泛白又忍耐着說道蘭兒俗語說得好叫做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以前的事算是爲父的不是你也休再重提只要待我一死那五十多萬銀子就是你的了。你須替我大大的出喪光榮光榮便算你的。

孝心了蘭荷方纔回頭作喜道吉人自有天相父親休得煩惱……陸媽你越老越呆真糊塗死了還不去請醫生周振家急忙叫道休去休去休再費錢了諸位姨娘們早已要請醫生我也是爲節省起見所以止住陸媽的蘭荷道父親的病也不沉重既然父親有這種意思可不必費錢了我還要去讀書不能久陪了說着頭也不回逕自走了。剛跨出門檻就聽見他老子大叫一聲許多。

姬妾亂哭亂叫不得已便折回去一看見他老子已經直挺挺的一瞑不視似乎面上浮腫青裏泛紫十分可怕十姨太太抱月伏在腳邊號啕大哭搥床拍胸直着喉嚨哭道你平日無病是誰和你過不去下這樣毒手你可託夢給我我終要代你報仇的你好忍心就丢了我去了教我怎生過活呀……越哭越高興把旁邊的姬妾的哭聲都給他哭住了。一齊過來勸伊伊越是哭得起勁蘭荷看。

了心裏很覺不忍上前勸道我的母呀死者不可復生你休過於悲傷哭壞了身子不是好頑的抱月纔停止哭聲

這天晚上死屍躺在板門上頭邊點着一只半明不滅的孤燈只有幾個男女僕人廝伴着却並不害怕還捉對兒戲謔姬妾丫鬟連主婦吳氏早已安睡僕人們偷偷摸摸都撇下死人到他們臥室裏去了此時已交半夜

沒有睡麼抱月娘。娘守你去呢。快走罷。二人走過死人房外影子照在壁上分外長大。只覺陰森森地闔無人聲板門上索索的響。好像是死人翻動的聲音。蘭荷駭得不敢張眼。還是陸媽鎮靜輕輕說道活時求他死死了。又害怕如此說來何必當初呢。說時已到抱月房裏一隻黃銅床上抱月擁着一條紅綢被子掩着半身穿一件妃色短襖鬢雲撩亂星眼矇矓斜靠在床欄上一手執一支香烟。

一絲一絲的煙紋從櫻口裏慢慢噴出來。伊徐徐笑道荷郎你來了麼我此時剛醒因思念你的緣故所以喚你到這裏來談談蘭荷便一屁股坐在牀沿上笑說道月娘我也是爲思念你的緣故還沒睡去我們談談最好又附在伊的耳邊輕輕說道仰仗大力果然不出三天竟將老頭兒弄死教我怎樣謝你呢論理我們肌膚之親何必客氣……你方纔爲甚哭得這般利害還捨他不得麼抱月

笑道。世界上哭泣一場大半都是遮人眼睛的舉動罷了。我也深恐臨時哭不出淚來。所以早就在手帕上塗了些薄荷油。只須一擦眼睛就能淚如泉湧了。還有一層。他說過。要大大的出殯。這是末後一件事。你終須依他。也算盡一分孝思。蘭荷勉強答應。談了一回。各各睡去。

出殯那一天。蘭荷好不高興。頭戴風涼帽。身披蘇衣。執着哭喪棒。心裏胡思亂想。道五十六。着走爲上着。明天清早收拾細軟和珍珠。

首飾連鈔票也有一二十萬元走他的娘罷了。餘下的錢留着給你的母親與姨娘做日用不可。一網打盡絕他們的生路蘭荷道你那裏有這許多呢抱月道都是你父親寵愛我存在我處的蘭荷道我還要預先聲明將來我死之後也要大大出殯比死老頭兒勝過十倍你可依我麼抱月笑應着連夜把珍寶金銀打成一個小包隨手放在枕畔停了半晌蘭荷又笑道待我死了你須粗麻重孝

號啕大哭不可忘却抱月也笑道依你依你夜已深快睡罷

蘭荷一覺醒來向床裏一摸連人影兒都沒有那個小包和抱月陸媽早已杳如黃鶴這一嚇非同小可又是自己睡在姨娘房裏不敢叫喚只得回到書房繡着眉頭鬱鬱不樂忽然計上心來自想道死老頭兒活時將銀錢珍寶都存放在母親處的母親的鑰匙是縛在褲帶上的說時顛頭播腦一回立刻摸

到吳氏房門外用小刀子將門閂撥開輕輕將鑰匙從吳氏褲帶上解了下來偷開鐵箱把現錢完全拿出還有幾個紙包也無心拿了當時打成一個小包縛在腰裏趁着曉色忽忽逃走搭了特別快車一逕到杭州地面躲在一個隆興客棧裏到晚間點一盞小火油燈伏在蚊帳裏借着一些微光檢點小包中的數目足足盤算了一夜却有十五萬銀子好不快活這一夜也不敢睡覺待得天明

買了一份日報消遣慢慢細讀忽見第二張上刊着自己的小影還有幾行字道

蘭兒知悉自你走後合家驚惶你父新喪全仗你主持門戶你又不別而行爲母的心碎欲死矣你携去銀錢十五萬元究竟有何用不妨與我商量乃不告而取甚非道理況你又年輕一人獨行易惹小人之眼性命十分危險見報之後務望卽速回家省得爲母的以淚洗面也母吳氏白

蘭荷看完自說道母親那裏還剩一二十萬銀子可以不愁飢寒了我是決意不回去的。吃完早飯便到西湖邊去遊玩那時候剛值春天湖上的風景大有可觀忽見一隻小船在湖心裏盪樣船上坐着一男一女遠遠望去男的是他叔父周碧霄女的便是抱月這一看直氣得他兩眼發赤頸上堆着蚯蚓似的青筋咬着牙齒恨不得上去拼命嘆了。一口冷氣道水性楊花最毒婦人心這二句。

話是不錯的就叫了一隻漁船趕上去頃刻追上不問情由將船上的雙男女一人一把胸脯破口大罵那男女看這情形並不驚慌罵道瞎了眼的忘八莫非白日鬧鬼罷誰是你的叔父誰是你的姨娘好容你信口雌黃的麼私了官了都隨你自己斟酌私了賠償名譽損失一萬金官了就去到衙門辦理蘭荷想了一想心裏說道這人頭畜鳴的叔父和這小賤人倒這地可惡我要經官倘被

查出挾款私逃的事情恐怕不妙不過一萬金太覺多了蘭荷在這裏沉吟不防那女的冷笑一聲道我實是抱月因你生得這般嘴臉不願從你纔跟你叔父走的你今天還是私了的好若要官了我就說出你毒死親父的罪惡蘭荷嚇得毛骨悚然只得依允從腰裏掏出一個小包點了一萬元鈔票授給抱月漁船上的漁人偷眼望着嘴邊的饑涎一滴一滴流到胸前搓着手兒有些心癢難搔

蘭荷叫漁人把船搖近岸旁垂頭喪氣的回到興隆客棧倒頭便睡連飯都不吃直睡到明天早晨方纔醒轉一摸腰包嚇得魂不附體索索的抖急叫道哎喲……腰包那裏……去了……店小二聽他在房裏大驚小怪就去問他是什麼緣故蘭荷眼淚直流一五一十的說道包裏的十多萬銀子被人家偷去了如今身無半文恐要餓死店小二聽說身無半文不由得啐了一口道死人也管四

塊松板你這人管些什麼快把房錢算來短一文是不行的蘭荷沒法將身上一件長衫在當舖裏換了幾個洋錢算還房金只得出門權且把剩下的錢買飯充飢過了二三天早已用完眼看將做乞丐却巧這天在街上遇著抱月便含着熱淚苦苦哀求伊佈施銀錢抱月看他可憐又想起從前的情分雖然他面貌生得醜陋待伊倒還不錯當時就領他回去在公館裏充當一個僕役從此蘭荷

就忍辱偷生在這裏過活

過了半月一天半夜裏蘭荷睡在板床上忽聽得哭喊慘呼的聲音從樓上直送到耳朵裏披着衣裳躲在樓梯下偷聽猛見二三個黑影從樓上躡下來逢人便殺停了一回聲息俱無纔敢點了一枝蠟燭照着只見地上都是血跡死了三個僕人一個老媽子死得最苦頭頸已被砍斷還有些皮肉連住仔細一看原來就是陸媽不禁咋舌道惡人自有

報應。幸我躲得快。不然恐怕也要被強盜殺死了。說時又到樓上照看。只見一張血床雪

白的帳子早已染得猩紅。地上的血流成一條小河。床上一雙男女已經身首異處。却仍偎抱不放。蘭荷嘆道：「小賤人！你倒也有今日！」又照看一遍。只見箱籠衣櫃翻得滿地狼籍。金銀財寶和值錢的東西絲毫不留。他恐怕連累人命。官司悄悄的從後門逃了。

從此以後。天天住在人家檐下。飢餓時節討

些殘羹冷飯。竟與乞丐無二。他倒自樂其樂。引吭高歌。也不覺得苦惱。

十二月的天氣。大冷夜中落下雪來。他依舊穿着一件破爛夾襖。蜷臥在人家檐前。又餓。又冷。竟活活凍死。明天善堂裏打發二個挑夫。抬了一口薄皮棺材。到他身邊。放下棺材。狹小得很。只有一尺闊四尺多長。也是善堂。省木板的緣故。這時二個挑夫各人用幾張草紙。裹住蘭荷的手腳。只一抬一抑。已將

他塞在那狹小的棺材裏爲他瘦得不像人兒所以容易塞入不過他兩隻烏黑乾硬的腳還伸在棺外挑夫便用脚在他的胸前很命踏下接着將棺蓋掩上用六隻大釘釘住草草完事這時候許多小兒都挨着觀看眼見二個挑夫已扛着棺材走了都一齊跟在後面彷彿送殯執繩的樣子可惜那時沒有時手掌已反三頗堪發噱

一個嬌艷美麗的抱月穿一身粗麻重孝在馬車裏號啕大哭

創辦學校至五年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年必舉行紀念會一時賀客盈庭楹聯滿壁甚盛事也惟十五典制未易搜羅思索聯語頗難着筆有人戲擬一聯云學易年華應倒數計時手掌已反三頗堪發噱

楓江

## ■新年裏頭的大宅子

李孟任

曉鐘初動。晨光熹微。一片爆竹之聲。驚醒了。多少人的迷夢。原來又是舊歷元旦了。只見家家大門。俱是關閉。不開門上一律貼着新鮮的桃符。有深紅的。有杏黃的。上邊的聯語。也有錄舊的。也有撰新的。有文言的。有俗語的。煞是好看。偏偏上年有一個閏月節令甚。

早臘月間。早已立春。這時候便覺得春光明媚。暖氣融融。鳥語花香。處處都呈現和藹的景象。那朝陽射在大地上。而和淡金色一般。大街之上。車水馬龍。無數的紅男綠女。穿的大街。簇新的衣服。往來如穿梭似的。迎喜神拜新年。家家戶戶老幼男婦。團團圍坐。飲葡萄。

酒吃過年菜。小孩子們更是樂得手舞足蹈。買花炮吃年糕真是說不盡的紛華寫不完的靡麗。

在那爆竹聲中有一所極大的宅子昂然高

峙從外邊望去不知有多少房屋雕梁畫棟。鴛瓦如鱗兩扇大門非常高大很為壯觀。但是建築却極古老好像數千年前的式樣。絕沒有一些改良的新氣色。行路的人單由外表看起來固然是富麗堂皇人人稱羨不過

一進了大門就覺得裏面屋宇破敝不堪。好像年久失修的樣子而且蕪穢不治腐氣薰人簡直是一個破落門戶罷了。何嘗當得起閥閱世家四個字呢。

這宅子的主人姓黃聽說在前多年的時候他那遠祖單名一個第字的極有本領。很替國家出過些力並且善於用兵給國家開疆拓土。開除草萊不但當時的人受他的恩惠就是後來的人也都感戴他的好處因此纔

擇下一份家私留下這一所大宅子給他的子孫歷代相承不知過了幾千百個新年到了如今傳在現在這一輩的主人手裏他既是一個舊家自然支庶蕃衍人口衆多代代都有可以記述的事情但是以前的陳迹代遠年湮且不去管他先就現在的情形略述一個大概

弟兄一共有二十三房雖然嫡庶所出不同可是懷着自私自利的心却房房一樣決沒有一些怡怡融融的景象詩經上說的兄弟間於牆外禦其侮他們却大不然只要自己利益那管什麼外侮不外侮他們雖說是同居實在是各自分爨不過表面上算是長房當家各房的用款都要向當家人索取那家中的公產早被各房分佔十分之八長房的人如何能維持下去所以每遇一個新年必

有一番大鬧。這個想着從今年起我要得何種利益。那個想着自今年始我須握某項大權。這也是他們這一輩的當家以後十年之中的司空見慣的事情。差不多年年如此的。他們這些弟兄們既然都是些只圖私利不顧公益的。那長房爲一家的表率當然比一般無知的兄弟們明白些道理。不至於胡鬧的了。誰知大謬不然。單看他那一房以內已經鬧得烏煙瘴氣。七亂八糟。那第一個接他。

父母家政的長子名叫代捷是一個陰險刻毒的人。他自從大權到手滿想一手遮天有一次過了新年不久。他想着這個年過的沒有什么意味。不如把各房產業化公爲私。自己以後可以永遠獨過肥年。豈不甚好。不料他的計畫還沒實行。已經被各房知曉。大家出來干涉。要和他分家。他這一氣非同小可。一個肥年沒有得過。竟然一命嗚呼。代捷死後。家政就歸了他二弟亨大。那亨大。

原是一個好好先生二十幾房的兄弟們都欺他好說話任意胡爲他不但不能轄治反被那些兄弟們把他侮弄得無法辦事只得

把大權讓他三弟家玉家玉也是一個沒有才幹的人顛顛預預管理了些時也得了。一病不久逝世又傳給他四弟代盛代盛爲人更爲糊塗一切大事全不由自主那些弟兄們便各人爲所欲爲你爭我鬪并不聽當家人吩咐鬧得那家務敗壞不堪有幾房能

說話的又出來干涉大家商議仍舊請享大再來管理所以這一個新年中的主人翁就算是享大代表。

那所宅子既然外觀很爲輝煌人家看看一定以爲裏頭的主人不知如何闊綽到了新年宅裏宅外必有許多異彩教人欣羨的了那知他的主人實在窮困不堪反不如小戶人家正月裏頭還可以大小團聚度那融和的佳節因爲自從代捷任事以來至今十年

有餘家裏弟兄們天天鬧家務。在代捷的時代。家中公產還歸長房。承管代捷。沒後。他們就和切瓜似的。你搶一塊。我佔一份。長房不過坐擁當家的虛名。誰知那些兄弟們仍然過向長房要錢。長房無法應付。只好出上重利。問旁家去借。所借的款項全用這所宅子。同宅子裏的東西作抵。以致重利盤剥債台。高築這所宅子。雖然目下名義還屬他們。可是實際上抵債還怕不足。因此每到年底。債

權家便一齊逼來。弄得當家人和管帳房的一個個走頭無路。加上那二十幾房弟兄們也湊在內邊。你要錢我也索款。看起來他們家庭的狀況不是過年簡直是過難關咧。十餘年來沒有一次新年不是這個樣子。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植黨營私。四個字不但那二十二房都各有羽翼任用許多女子小人式的奴僕把持家事。連那長房號稱一家之主的也一般各有私人。這些小。

人專會挑撥主子挾制主子教他豆萁相煎。

不傷心呢。

粟布不容他們好從中取利當奴僕的資格。那懂得什麼覆巢之下無完卵只顧想着自私自利豈曉得那許多債權家早就商量着要來收他主人的房產監理他主人的財政了可歎那黃第費了若干心血遺下的這所大宅子眼看着不久要入那些債權家的手。他的子孫想再在這個宅子裏一歲一歲的過那新年可是不容易的了你說教人傷心。

這些情形局外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無奈他本宅的主人還都在那裏醉生夢死鎮日。

價計畫利權最可笑的五房的老五單名一個坤字他年紀并不很大知識也差的甚多。他看見幾位哥哥當家表面上非常榮耀好不羨慕偏偏他手下也有一般狐羣狗黨順着他的意旨極力的攬掇他也不管旁人服不服簡直想從他哥哥手中奪了那個主

人位子過來。他自己可以如願。那些小人不用說。也能沾他的餘潤。達到發財的目的。聽

說。新年一過。一定可以實行。這個新年正是。

他們暗中計畫的時期。至於將來家破人亡。

的慘禍。是與他們無關的。唉。這一次新年過

了。再一次新年。還不知是個什麼景象呢。

有了這些緣故。所以過年時節。不知道的人。過這所宅子。個個停步瞻仰。想着中等人家。一遇新年。尚且張燈結綵。樂其所樂。偌大的。

一所宅子裏頭。不知何等的熱鬧。誰想內容。却如此呢。咳。新年原來是這個大宅子的末日。

○列國愛自由之分析觀 天恨生

某札記錄名人雋語云。英人愛自由。如愛其正妻。法人愛自由。如愛其情婦。德人愛自由。如愛其年老之祖母。

## □ 怪刺客

章怡巖

一天的早上朝霧還沒有散我和毅庵已經庵忽然說道『大霧到正是盜賊和刺客的吃過了粥正坐在事務室裏閒談窗子外面助手哩』我聽不懂是什麼意思略爲呆了白澄澄的什麼東西都看不見只有那電車一呆毅庵便又接着說道『在這樣五步之上的踏鎗不住的釘鎗釘鎗的響着聲音傳到我們的耳朵裏雖然經過了極厚的霧貨只要一旋身早就被霧遮住誰也捉不到可是却還清清楚楚的不帶着一些模糊毅兜手啊從此看來大霧到不是罪人的助手。

麼……益之。你別當我這番說話是滑稽其實。按到實在情形到是極確哩。我們說着話。沒有多時。大霧就漸漸的散開。一輪太陽也就放出血紅的光直射到地球上來了。這時僕人孫瑞已經推開了門走了進來說道：『毅庵先生有封信給你哩。剛才郵差送了來的。』毅庵笑道：『益之必定又有主僱來哩。』說着便接了信拆開來一看道：『果然。是呢。』閱者諸君毅庵是一個沒有親戚的。

人朋友雖多可也不常通信所以給他的信到大半都是爲案子的所以他剛才才說這句話哩。閒話少說毅庵將那信仔仔細細的看了。一遍然後交給我道：『益之。趁這人沒有來的時候。你先看他這封信能夠推測這寫信的人是怎樣一個人麼……我不是說過麼。無論什麼極小的東西只要專心致志的去勘察必定能夠推測得許多事實出來。你現在到不妨試試看哩。』我聽了便接了。

那信只見那個信封却是一個已經用過的。翻身信封上面寫着極簡單的幾句話道。  
茲有事奉懇即刻造訪俾明鄙事真相乞  
稍待是盼此上

毅庵先生鑒

趙雪甫頓首

我看了下面的署名覺得非常的熟可是。一時記憶不清是誰了想了半天才記了出來。便道『趙雪甫不是那北京路金藏銀行的。行長麼』毅庵道『正是哩我們雖然曉得

他是一個行長但是我們並沒有看見過他。他是怎樣一個人我們也還不曉得哩』我

道『讓我看。了再講』一面就學着毅庵往常勘察東西的樣子拿了那張信紙和那個信封翻來覆去專心一致的看了約有一刻鐘才道『毅庵請你恕我我看了這半天却

只看出一件事來哩』毅庵道『這不要緊。你且說出來讓我聽對不對』我道『趙雪甫既然是一个銀行的行長當然有幾個錢。

的了可是他却用這樣粗糙的信紙和翻身的信封可見他是極省儉的了……毅庵除這件事之外我便再也想不出第二件來哩。毅庵笑道『益之你的思想力着實比從前進步不少了雖然祇看出了件事慢慢的練習研究自然會觸類旁通找出許多事實來的恐怕不久就要和我一樣哩其實我的腦筋也和常人一樣不是特別些的我能夠找出別人找不到的事體看見別人看

不見的東西也不過一則比人來得仔細些二則經驗多點罷了』我聽了他稱讚心裏真覺得非常快活閱者諸君不要以爲我歡喜戴高帽子其實因爲要得着毅庵的稱讚真和上天一樣的煩難今天居然稱讚我起來那得不快活呢因就問道『毅庵你當然是要比我找出好多的事實來了也可以告訴我麼』毅庵一面拍出了烟斗裏的積烟一面說道『可以可以』稍爲停了一停便

接着說道：『可是我也看不出許多。不過比你要多幾樁罷了。趙雪甫年約五十左右身材肥胖，目光精銳，有妻却是續弦。』我聽了真奇絕了。怎麼連雪甫的家庭都會曉得呢？穀庵又接着說道：『你不要以爲奇怪，等到我一說出原故來，便覺得平淡無奇了。真是俗語說的『說破不值半文錢』哩……看那信上的字筆力非常老練，少年人和壯年人那裏能寫到這個地步？大凡一個人的字，

和年齡可以成正比例，人越老字也越老。這也是天然的一種道理。你再看他寫的字，雖然很小，可是筆劃仍就是極整齊有致。即使戴着眼鏡，如果眼力不好，也寫不到這個樣子。所以我敢斷他年紀雖大，但是眼光却仍就很銳利哩。』說到這裏，便從我手裏奪去了。那封信過去，又指着信紙的一只角上說道：『你仔細的看去，這角上可不是有許多黃顏色的小點麼？這就是他寫信的時光。手

靠。在。信。紙。上。毫。毛。孔。裏。發。出。來。的。汗。斑。哩。你  
想。現。在。不。過。五。月。裏。的。天。氣。還。沒。有。大。熱。那  
會。出。汗。呢。可。是。身。肥。的。人。汗。多。就。此。便。可。曉。  
得。他。是。個。胖。子。了。至。於。他。有。妻。子。這。就。要。看。  
信。封。了。雖。然。是。已。經。用。過。翻。身。的。舊。信。封。可  
是。却。做。得。非。常。精。緻。遠。看。起。來。那。裏。看。得。出。  
是。個。舊。的。就。是。近。看。可。也。沒。有。一。點。漿。糊。跡。  
或。手。指。印。在。上。面。這。樣。的。手。工。男。子。能。夠。做。  
得。出。麼。但。是。照。理。算。來。趙。雪。甫。既。然。是。五。  
十。

歲。左。右。的。人。他。的。元。配。至。少。也。有。四。十。多。歲。  
也。斷。乎。做。不。出。這。樣。精。美。的。手。工。所。以。我。才。  
曉。得。他。現。在。的。妻。子。是。續。絃。哩。』我。道。『你  
怎。麼。曉。得。一。定。是。他。妻。子。做。的。哩。』毅。庵。道。  
『這。却。沒。有。充。分。的。理。由。可。是。我。敢。說。一。定。  
不。是。別。人。做。的。但。是。却。也。有。一。點。理。由。並。不。  
是。完。全。信。口。雌。黃。的。因。爲。除。出。他。的。妻。子。之。  
外。就。不。外。乎。他。的。女。兒。和。僕。婦。了。僕。婦。大。都。  
是。粗。蠻。人。做。不。到。這。樣。精。緻。他。的。女。兒。年。紀。

大的。當然是出嫁了年紀小的忙自己的裝飾。還來不及還會替老父來做信封嗎？」剛說到這裏門鈴忽然響起來了。毅庵道：「李雪甫來哩！」說着一個老年人已經推進門來了。嘴裏說着：「毅庵先生我的信想來已經收到了。鄙人就是李雪甫。」毅庵道：「雪甫先生來信剛剛收到！」一面就請雪甫坐下。雪甫又指着我道：「這位就是益之先生麼？」我應道：「正是兄弟。」雪甫道：「二位

的照片我早已在報紙上看見過。所以我認識哩！」雪甫的頭髮和鬍鬚都花白了。看上去了。正是五十左右的年紀哩。身體肥胖。緊緊坐在那張圓椅當中。旁邊簡直沒有一些空隙了。精神到又矍鑠。兩目炯炯有光。臉上的顏色却極其不定。一望而知是受了驚嚇。他雖是竭力鎮定。可是那裏能夠掩蓋這恐怖的樣子。使不流露出來呢。穿着一件蠟黃的紡綢衫。外面罩着一件舊鐵線紗的馬褂。

嘴裏却微微的在那裏喘氣。毅庵道：『雪甫先生有什麼貴幹要見教啊？』雪甫慢慢的說道：『噫……我現在實在處於最危險的地位了。性命都操在別人的手裏。毅庵先生你對於我可肯鼎力一助麼？』說完兩隻眼睛朝着毅庵看了幾眼。似乎等着回答的樣子。毅庵道：『鄙人的職務原是專解人困難的。如有可以効力的地方。鄙人總竭力相助。但是還要請雪甫先生將這樁事體的情形。

說一遍。總之不厭求詳。庶幾對於事實上可以多得幾層理想。』雪甫聽毅庵答應了好像是自己的性命已經拿了轉來。面上恐懼的顏色也漸漸的減了好些。答應着說道：『這幾個月之內。銀行行長已經有許多被暗殺了。像那中華銀行。漢城銀行。商辦實業銀行。這幾家大銀行的行長可不是都先後被人暗殺了麼？我想毅庵先生必定早已曉得。也不用我多說了。其實我真不懂他們專殺。

銀行行長是什麼一種意思講到是爲仇怎麼會專門仇銀行行長講到是爲錢也不會銀行裏的錢都放在行長身上的」毅庵道『是呀我爲這個已經偵探了好多日還沒把握哩究竟兇手是一個人或是不是一個人現在都還沒有曉得可是照我的理想却是一個人來得近因爲他或者受了什麼銀行裏面的激刺神經裏出了毛病因此才專殺銀行行長哩假使說兇手是不止一個

人的那末這個理想便不近情理了可是除了這樣一個理想之外也再找不出一個比較的更深一層的理想來哩……呀說了許多閒話到把正事擋起了雪甫先生你再講下去啊』雪甫便又接着說道『自從出了這樣的怪劇以後本埠各銀行的行長都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嚇得躲的躲防的防辭職的辭職沒有一刻安寧的樣子鄙人原也有點耽心事可是以爲從沒做過愧心的事

體所以到還不像別個行長的這樣怕仍就每天到行裏去辦事……噫不料他們現在竟又要我的性命哩」他說到這裏嘆了口氣略爲停了一停又續着說道「舍間是在老垃圾橋離敵行不過二里路左右還不能算十分遠所以鄙人早出晚歸總是步行的也可藉此運動運動但是還有一層我也須說明的就是鄙人一生崇尚信用不像那班戶位素餐的人每天總是上午八點鐘到行

下午四點鐘返家除出有病和要事之外從沒有變易過這個程序前天的早上我照例到行裏去了可是走到半路上覺得背後有個人好像是跟着我走的樣子我便故意的走得慢些那人却走上我的前不多時也就慢下來了他的走上我的前面明明是恐怕我疑心他的意思而且時時回轉頭來兩隻眼睛專射到我身上來好像防我逃走的樣子毅庵先生你想那人不是刺客還是誰呢

……那時我的性命十分到有九分是去了。所以我到把生命置之度外索性大着膽子一口氣跑到敝行門口回轉頭來一看那人却仍就跟在後面哩我到行裏之後也沒將這事告訴行裏的職員恐怕他們害怕到擾亂起來到了午後四時行裏公事辦了我仍就回到家裏可是一出大門只見早上跟我那個刺客早又在對面牆邊立着了看見我出來立刻跟上來我那時真急得沒法剛

巧路旁邊有一部黃包車停着我便立刻跳了上去叫車夫快跑心想這回他可跟不着了拉了沒多時我回轉頭去一看早不見他的蹤影這時我正是虎口餘生快活也可想而知了誰知我第二次回過頭去只見後面遠遠的一部車子風馳電掣的追了上來等到近了仔細一看車上坐着的人可不就是那刺客麼……他的心裏正想那天就弄死我的幸虧路上人多否則我還會活到今日

麼。」毅庵聽到這裏便問道：「那人也許是和你同走一條道路不是刺客呢？」雪甫連道：「是不是好好的人那會這個樣子況且我走得快他也快我走得慢他也慢我乘黃包車他也乘黃包車緊緊的跟着我一步都不肯離開些而且第二天仍就是這樣哩！」毅庵道：「他第二天也跟在你後面麼？」  
雪甫道：「他第二天也跟在你後面麼？」  
毅庵道：「他第二天也跟在你後面麼？」  
雪甫道：「昨天我一時呢自然還不至十分窘迫可是長久之

進行的時候他早在舍間的門口等着就跟我到行裏午後他又在行門口等着直跟到舍間在這兩天之中雖然是路上人多他不敢下手可是一天一天的過下去我的性命終究是在危險之中的毅庵先生有什麼善法替我想呢還有一層二位不要以爲我戀着這行長的位置不肯捨棄其實我一家之中在外生利的就只鄙人一人假使辭了職的遭遇也講給我聽罷」雪甫道：「昨天我

後八口之家將靠什麼來過活呢。所以我不  
能像別幾個行長的辭職也是不得已哩。」  
我便說道：「雪甫先生既然每日是要到行  
裏去的，為什麼不坐部馬車？庶幾比較得要  
安穩得多了。」雪甫道：「那也不中用。刺客。  
殺人的本領真來得大。別說坐在馬車裏，就  
是那批坐在汽車裏的，也要被他弄死啊。」  
毅庵這時正很注意聽雪甫講完了才問道。  
「那跟你的刺客是怎樣一個人呢？」雪甫

道：「那人的衣服完全是黑色，滿臉生着橫  
肉，那副兇惡的樣子想起來都怕呢。身體雄  
壯高大，一望而知是個有大力的人了。當時  
我已經嚇得了不得，所以其餘的也就不記  
得哩。」毅庵聽了略略的點了點頭，又道：  
「這樁事體府上可有人曉得麼？」雪甫道：「這却  
沒有因為內人非常膽小，自從暗殺行長的事體近來屢次出現以後，伊早已屢次叫我  
辭職，我總說是不要緊，伊看我的意思非常

堅決所以也就不再說了可是伊仍就是替我耽心事哩現在有刺客要暗殺我假使再告訴伊可不是要急死伊麼所以我在家裏總沒有說起伊雖然看出我近來的神氣不對常問我心裏有什麼不安的事體可是我情願忍耐着不響不情願去使伊發急』毅庵點了點頭道『雪甫先生此刻從那裏來啊那刺客可跟了來沒有』雪甫道『此刻我剛從舍間來平日我到行裏總在八點鐘

今天到此地已經是十點多鐘了想是他在舍間門口等了許多時候不見我出來也就先走了哩』毅庵道『照此看來那人是必定曉得你進行和返家的時間在外面按時等着了的』雪甫道『可不是呢』毅庵道『那末你到別處去他跟著麼』雪甫道『鄙人事務很多所以也不大到別處去游玩的而且這兩天更不敢出去哩』毅庵道『從明天起你不妨姑且將進行和回府的時

間改一改看是怎樣呢』雪甫道『也好以後再有事體發見我再趨前報告罷』說着便和我兩人深深的鞠了一躬一擺一擺的出門去了以上雪甫的說話我做書的時候已經大略的編過因為當時他說的時候是毫無次序的

光陰如箭不知不覺又過了兩天了我和毅庵正在說李雪甫不曉得怎樣了只見門一開就進來了一個肥碩的人可不正是李雪

甫麼他的臉色比前天格外的驚恐了而且那肥碩的身軀却有點索索的抖動哩一進門便叫道『……噫毅庵先生……快救我……危險極了……噫……』說完就在一張圓椅上躺下不響了我看了到不禁嚇了一跳以爲是那刺客追了來哩毅庵却很鎮靜的說道『雪甫先生怎樣啊爲什麼這樣大的恐懼呀』說着便在桌子上拿起一瓶白蘭地來倒了一杯給雪甫道『請喝一點罷

不要驚慌。什麼事說給我聽好了。」雪甫便拿起杯子喝了幾口，停了一停，臉色居然漸漸的回復轉來了，才說道：「二位恕我無禮。實在因為我剛才神經錯亂極了。」穀庵道：「雪甫先生這麼的荒張想來又有事情發現了。」雪甫道：「正是呀，昨天晚上那刺客竟到我家裏來哩。」他這句話剛說出口，和穀庵都吃了一驚，不禁同聲問道：「刺客到你家裏麼？傷害了人沒有？」雪甫道：「總還

算上天保佑沒有傷人，也沒有損失物件；現在我要說昨天夜裏的情形了。但是先要將舍間的房屋說一說，樓上都做臥室的，樓下就只一間會客室，其餘都是空房間。最後就是廚房，昨天晚上大約八點鐘的時候，我偶然要吃茶，恰巧房裏沒有人，我就自己到廚房裏想去叫幾個僕人來沖水，剛剛走下樓梯，只見一個人影子從廚房裏一直跑出來，我想舍間沒有這麼長大的男子，於是

就把樓下的電燈開了立刻就滿室通明。我從電光中看過去先頭的那個人影正就是整日跟着我的那個刺客呀！他看見電燈亮了，曉得有人就飛風的向外面逃去。我那時真嚇得三魂少了七魄，只連聲急叫捉賊。僕役們聽了也就都趕了過來。可是等到大家集攏來，他早已開開了門揚長去了。若不是大眾趕來得早，我料他必定回轉來動手了。那我的性命也早就送掉哩！毅庵先生現在。

我的性命真是朝不保暮，危險極哩！他尋來尋去的一定要我的性命，我難道還活得成麼？」說完兩隻眼裏就流下了幾點眼淚。毅庵只搖着頭說道：「唉！機會失了，機會失了。假使昨天晚上你只要當他是賊，當場捉住那末不但你個人以後沒有危險，就是以前已經被暗殺的行長的案子，也可以破哩。因為我敢說所有的行長都是被他一個人刺殺的哩……唉！如今說也遲了，但是那刺

客大約因為你昨天出入的時候改了。他在門口候不着所以急了才冒了大危險到你府上來哩。」雪甫道：「咳！他何嘗肯放鬆我？」昨天我進行和回家的時候雖然改了可是他仍舊跟住我的啊！」毅庵聽了臉上現出了詫異的顏色不禁從椅上跳起來大叫道：「怪事！怪事！」閱者諸君毅庵腦筋靈敏甚麼千奇百怪的事體在他看了總說是平常今天居然連他都說起怪事來我想這樁

事體必定是難辦哩！我一面看着雪甫還在那裏流淚心裏想不曉得他的性命能夠逃脫不這樣的年紀還受這樣的苦！我真又替他可憐又替他憂愁。雪甫忽然又說道：「自從前天別了二位之後我就回到家裏差人到行裏去請了一天假。第二天我打算六點鐘到行等到午後五點半再回家。早上比往常去得早些晚上比往常來得遲些心想那刺客殺人的本領縱然大可也必定候不着。

我了……唉那曉得我早上一出大門就見那面目兇惡的刺客早已立在從前立着的地方了等到午後四點鐘銀行裏的公事辦完了辦事的職員也都各自回去了只有我故意等到五點半鐘才慢慢的跑出去果然不見那人可是走了沒多路只見對面跑來一人看見我就停止了跑反轉過身來跟着我走我心裏正疑心不要就是那刺客麼定睛一看果然是他哩好像是已經曉得我要現了……我真不懂他和我有什麼冤仇一

在這時候回家所以剛剛才來哩幸虧那時恰巧有一隊巡捕換班在路上走我到這時真好似遇見了救命王菩薩一般就跟在他們旁邊走心想叫巡捕捉住他可也沒有充分的理由和證據說不定到要被他反咬一口所以也沒有敢叫出來剛剛那班巡捕也是向着舍間這面走的因此就安安穩穩的保護我到家裏這天的晚上就是那怪事出現了……我真不懂他和我有什麼冤仇一

定。要。我的。性。命。」毅庵道：「這事可真奇了。他怎麼會曉得你已經改了出入的時間呢？現在第一步先要偵探那刺客從什麼地方得到你的消息……哦也許是府上僕役當中有他的同黨麼？」雪甫接連搖了幾搖頭道：「沒有沒有舍間用的幾個僕役都是年代很久了而且都是謹慎小心的人決不會勾連暗殺黨人的。」毅庵道：「到也說不定現在的人心是不可測的呢前幾年我不是

發現過好友做賊的案子麼？」雪甫道：「我改出入的時間也只和內人說過別人那會知道呢！」毅庵道：「也許是尊夫人和僕隸們說過了。」雪甫又連連說道：「不會不會因為我曾經和伊說過銀行裏面改了辦公時間就是因為現在刺客太多的原故所以是極祕密的使得那班刺客不曉得我們出入的時間也就無所施其技了。毅庵先生你想內人早已替我耽心事而且屢次叫我別

冒險還是辭職的好。現在我既然這樣和伊說過難道伊還會告訴人麼？所以對於這椿事體到無庸過慮的毅庵聽了便閉目靜想。但是雪甫看了可正莫名其妙便問道：『毅庵先生拿着一只烟斗發狂的吸着我和雪甫嘴裏也都不響心裏都各想各的心事大約有一刻鐘毅庵忽然在桌上一拍大聲叫道：『我道天下真有這樣的奇事體原來也不過平常罷了我以前到不曾想着錯過哩。』接着便睜開了眼睛大笑了一陣我曉得

這是毅庵的習慣逢到發見什麼理想或是得到什麼線索之後他總有這樣的情形的但是雪甫看了可正莫名其妙便問道：『毅庵先生你想出什麼來呀？』毅庵道：『現在忽然得着了一種理想可是還不能證實：』雪甫先生明天早上你仍就八點鐘到銀行裏去。』雪甫聽了帶着疑惑問道：『為什麼原故呢？』毅庵道：『你別管他只要依着我的話好了。』雪甫沒法只得問道：『不危

險麼」毅庵道「包在我手裏一點不要緊。假使你還胆小明天早上益之到府上來陪你到銀行裏去好了」雪甫聽說便欣欣的辭了我們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還睡着哩毅庵就在臥室裏叫道「益之快起來陪雪甫去呀」我得了這個差使何等的開心連忙一翻身跳下牀來問道「要帶槍麼」毅庵道「又不去和人相打要槍做什麼」我道「假使那刺客

動起手來可怎麼樣呢」毅庵笑道「膽大些不要怕我聽了便匆匆的吃了早飯出門乘了一部黃包車一直拉到了雪甫的家門口我便下了車走進去一個女僕就引了我到會客室不多時雪甫跑出來道「益之先生好早呀」我和他招呼之後雪甫道「毅庵先生的處事真是不可捉摸他叫我八點鐘到行又請你來陪我真不曉得他是什麼用意呢」我道「毅庵偵探案子往往先顧

總是這樣奇特的可是都不失敗他心裏的理想事前總很祕密就是我他都不肯告訴哩。我和雪甫互相說着不覺壁上的鐘却鐺鐺的打了八下雪甫道「時候到了我們走罷」我們便立了起來雪甫又和那女僕說了一聲便和我一齊走出門去只見對面牆下却立着兩人在那裏談話哩一個非常長大一個却比較的要矮小得多了雪甫暗地指指那個長大的人道「正是他哩……」

噫今天怎麼又多出一個人來呢」那兩人見我們出來便一起追了上來此刻雪甫怕極了挾着我的手一直向前奔去那個比較得矮小點的一個人忽然趕上我們的前面攔住了去路他一面却除下帽子道「雪甫先生益之你們爲什麼跑得這樣快啊」我仔細一看原來就是駁庵的化裝這時駁庵一手拉住了雪甫一手拉住了那人說道「雪甫先生現在我給你介紹這位你終日憂

懼當爲刺客的李先生。雪甫聽了真不知所措。一句話也說不出那人却指着雪甫向毅庵道：『咦你也認識他麼？』這時我就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毅庵道：『這位李先生原不是刺客是保護雪甫先生的。』我和雪甫聽了真不曉得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因向毅庵道：『別說這樣模稜的說話了。我們不曉得你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呢？』毅庵才哈哈大笑一面向着雪甫說道：『這

是尊夫人因爲現在的行長非常危險叫你辭職。你又不肯伊沒法子才請了這位李先生沿路保護你恐怕有不測的事體發生因此你竟反當作是要謀害你的刺客了。』雪甫道：『既然是內人請的爲什麼沒有和我說起呢？』毅庵道：『尊夫人因爲你極省儉的恐怕告訴了你你到又說不要哩。我和李的也立着驚駭得呆了。雪甫道：『原來真

中。有。這。一。番。原。故。我。那。幾。天。的。日。夜。恐。懼。不。  
是。冤。枉。極。了。麼。……毅。庵。先。生。可。是。你。怎。樣。  
曉。得。的。呢。』毅。庵。道。『若。是。刺。客。斷。然。不。會。  
跟。了。你。幾。天。還。沒。動。手。的。道。理。况。且。他。竟。有。  
這。樣。大。的。胆。到。你。家。裏。去。看。見。了。你。却。又。不。  
動。手。到。反。逃。出。去。世。界。上。有。這。樣。的。刺。客。麼。  
所。以。第。一。層。我。就。先。決。定。跟。你。的。人。不。是。刺。  
客。但。是。他。這。樣。的。注。意。着。你。又。斷。斷。是。和。你。  
有。關。係。的。了。次。之。你。那。天。十。點。鐘。到。我。這。裏。

跟。你。的。人。却。不。等。在。你。門。口。了。可。見。得。他。是。  
專。在。你。出。入。的。時。候。在。兩。邊。等。着。的。但。是。你。  
後。來。改。了。時。間。到。銀。行。裏。去。他。到。又。等。着。了。  
那。必。定。府。上。有。人。告。訴。他。的。可。是。你。說。却。  
只。告。訴。過。尊。夫。人。一。個。人。因。此。我。又。曉。得。必。  
是。尊。夫。人。告。訴。他。的。了。再。證。以。你。前。次。說。伊。  
屢。次。叫。你。辭。職。整。日。替。你。耽。心。事。我。才。想。到。  
或。是。尊。夫。人。請。來。保。護。你。的。哩。今。天。早。上。益。  
之。出。門。之。後。我。就。化。了。裝。一。直。跑。到。此。地。這。

位李先生却已經在此等着了我就上去和他招呼詢問他做什麼事情果然他的答話

和他的理想一樣雪甫先生你現在可明白

恰巧又被你碰見了我沒法子只好逃哩

麼」雪甫一面聽着一面點着頭不住的說

「是是……但是那天晚上李先生到我家

裏來做什麼呢」那姓李的便開口說道

「因為聽說你改了出入的時間而且有一天早上等到九點半鐘還不見你出來恐怕以後再等不着所以我到府上來問一問你明

天幾點鐘才出門好在那時到門口來等着恰巧又被你碰見了我沒法子只好逃哩

某生善譖謔嘗至通衢游玩會天

雨泥濘失足仆地旁觀者大笑不

已某生起而高聲呼曰「麒麟一

脫脚笑煞雨旁牛」萬生

小社會說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江都李涵秋著

第二十二回 敘舊情可歌可泣 製春服奇事奇文

大凡這些旅館裏當這三更半夜往往有好些不尴不尬的婦女跑進來彈唱他們雖是以賣藝爲名至於有人瞧中了他一般的可以替那些孤身客人薦一薦枕席價錢又廉其中儘有色藝均佳的女子比向那些窑子裏叫來局還高得幾倍不過這位懷抱月琴的女郎不先不後偏揀在大同和秦氏要緊的當兒橫身直插進來大同吃了一嚇一鬆手將秦氏推過一邊秦氏趁勢向那女郎招了招手便叫他在門側一張椅子上坐下似乎說多謝你

做了我的救星。你有甚麼好曲子儘管放開喉嚨來唱罷。那女郎不知就裏真個用手將絃子緊了緊亂七八糟的唱將起來。他這一唱還是小事外間免不得又有許多閒漢圍攏在房門外面順便聽這不用花錢的小調兒。好不有趣。諸君想想一座房間頓時熱鬧如何還能容得范老先生賣弄風情溫香倚玉呢。（妙絕我讀之不禁失笑）其時只把個大同氣。得半死又因爲是秦氏吩咐這女郎唱的投鼠忌器却不敢轟他出去。所以那女郎唱一句便好像拿着刀子向他心坎上錐一錐如何禁受得起。好在他這病原是假裝的既已鬧得決裂不能夠遂自己的心願。老猴在被窩裏也沒有意味嘆了一口氣重行將大衣披好沒精打采的跳下床沿不住的拿眼瞅着秦氏。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秦氏又恐怕觸惱了這位叔公將來沒有依傍少不得慇懃懃的親自向茶桶裏倒了一鍾釀茶遞過來給他漱口。

大同使勁將他的掌心一指秦氏含笑將手一縮那個茶杯豁啷一聲便撲碎在地下那個彈唱的女郎見這樣兀自將絃停住儘發看他們發憤那些閒人見裏面住了唱也就一闋而散秦氏彎腰將地下碎碴拾過一旁重行咬着大同耳朵低低的不知說了是些甚麼話只見大同將他的那個脖子挺得像博浪鼓似的通紅了一副老臉冲着秦氏笑說道我又不獸爲甚麼放着現鐘不打反去鍊銅秦氏又輕輕的笑說道我這身子近來也不大乾淨便算叔公有心我也不能奉陪這女孩子小曲雖然唱的不甚高明至於他的臉蛋子生得倒還不錯不如留他下來伺候叔公逢場作戲誰也不能批駁叔公的不是……他們只顧在這裏喝喝私語早有幾句鑽入那女郎耳朵裏心下也明白他們的用意不免羞得粉臉上一朵一朵紅雲泛將起來故意將月琴挾在腋下站起身子微微笑着說道時候已是

不早了請老爺賞給我幾文讓我好回家去睡覺咧……大同尙未及回答秦氏早笑着向他說道在這裏睡覺不是一樣深更半夜怕路上行走也不大方使……那女郎含羞帶笑的說道少奶奶你這話倒說得輕巧呢我們幹這頑意兒是出於無奈我們是賣藝不賣身子的呢……他雖是這樣說至於他這嬌軀倒反坐下來不肯動擗……大同細細賞鑒了他一番覺得這女郎眉清目秀舉止也還落落大方不像是出身窑姐不覺笑問道我們總是初會還不曾請教你的芳名……那女郎嘆嗽一笑扭頭扭頸的說道你要問我名字則甚難不成還要替我做一篇傳贊嗎（吐囁不凡卽此一端已覺是女非尋常鶯燕可比）大同也笑道我又不認識多字那能夠替你去做傳贊但是萍水相逢也算得是前生緣法有這麼一個名字掛在我齒頰裏將來也好留着做了紀念……女郎嫣然一笑從衣領旁邊

掏出一方手帕掩着嘴笑道我的名字自幼兒叫做紅秀老爺便叫我做紅秀好了（春雲一展）大同點了點頭秦氏又接着笑問道不是我多話瞧你這身分模樣還有些怯生生的似乎走了這條道路還不甚久你究竟可曾嫁過丈夫沒有……女郎見秦氏問到這裏忍不住一陣心酸撲簌簌的竟自流下淚來哽咽着說道誰還說我沒有丈夫呢我的丈夫他也是個學校裏的學生便是奴家也曾受過文明教育掃來梅臘的批霞那從幼兒便練習的純熟那裏會料到風琴變做了月琴這牢什子還是新近從一個撫母學習的見笑得很不過聊以糊口罷了……大同驚問道你的丈夫既是個上流社會人物如何容得你在外面出乖露醜……那女郎又將他們兩人望了望復行低下了腦袋半晌也沒言語……秦氏瞧這光景着實有些可憐他便挨着他的身子款款深深的問道你怎麼儘不開口呢

或者。你。也。是。和。我。一。樣。丈。夫。已。經。死。了。不。成。……女。郎。又。將。頭。搖。得。幾。搖。含。淚。說。道。他。並。不。曾。總。怪。我。以。前。做。的。事。對。不。住。他。他。如。今。不。肯。收。留。我。了。……大。同。此。時。覺。得。義。憤。填。膺。控。拳。攘。臂。的。嚷。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你。這。丈。夫。不。是。簡。直。薄。倖。嗎。你。告。訴。我。你。這。丈。夫。是。誰。讓。我。去。替。你。向。他。質。問。我。們。這。些。紳。士。在。社。會。上。當。着。商。董。是。有。這。權。力。可。以。干。預。得。人。家。的。家。事。的。(好。貨。自。己。家。事。尙。不。能。干。預。轉。欲。來。干。預。別。人。家。事。可。發。一。噱)那。女。郎。也。就。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也。不。能。怪。我的。丈。夫。不。是。總。由。於。我。們。做。了。一。個。文。明。女。子。年。紀。既。輕。閱。歷。又。淺。只。知。道。自。由。兩。字。是。天。賦。我。們。的。特。權。至。於。甚。麼。家。庭。結。合。法。律。制。裁。還。不。暇。一。一。去。過。問。及。至。弄。到。身。敗。名。裂。任。你。再。懊。悔。些。那。逝。水。般。的。光。陰。貶。貶。眼。已。留。他。不。住。比。如。我。邵。紅。秀。先。前。在。社。會。上。享。受。着。何。等。光。榮。偶。一。失。足。便。不。齒。於。人。類。沿。街。賣。唱。忍。辱。含。

羞。一時恨起來何嘗不想出於自殺然而我却發了一種誓願留我一個邵紅秀在世可以做那千百年來邵紅秀的榜樣借此補一補已往的愆尤佛家所謂懺悔料也不過如此……秦氏聽他說一句在旁邊便點一點頭已猜到他是一個墮落過來的女子胸中必蘊着許多難言之隱所以這樣含含糊糊的不肯過於說得清楚惟有范大同在這當兒聽見他左一個邵紅秀右一個邵紅秀說得十分熱鬧驀然觸起當初一段故事不覺拍手笑道奇了奇了你的丈夫可是叫做褚公琰不是（春雲再展）紅秀聽了覺得十分詫異因爲大同和他丈夫是熟識朋友益發羞愧低下脖子更抬不起來大同到此格外明白了拍手笑道已往的事你也不用再瑣瑣絮述上次鎗斃的那個蕭汝威一定是你的情人你鬧出這樣亂子當然要吃你丈夫拋棄懊悔也是沒用但是一層我却有些疑惑你口口聲聲不是都

拿這文明女子自命以文明女子辨識幾個野老公算是稀鬆平常的勾當。怎麼官廳裏將這姓蕭的罪名辦得這樣重呢？你有話儘管放膽直說，不要疑惑我和你那丈夫有甚瓜葛。我們不過曾經在一處吃過花酒，汝威從背後告訴我說他和公琰的女人邵紅秀相好，我牢牢記在心裏。再聽見你的名字便叫做邵紅秀，前後湊攏起來却好做了我們初次見面的談柄。你放心，我不但拿錢出來資助你而且還要替你設法能夠將你提拔出了這火坑。也不枉我們這一番的遇合……紅秀見他說得慷慨懇切，也就從心坎裏感激他的義俠。當下遂也不再隱諱，便將蕭汝威怎生陷害公琰，怎生被官廳瞧出破綻，汝威鎗斃自己也定了徒刑，若不是夸兵進城劫開監獄，恐怕我這身子此刻還不能自由……大同暗暗想着，不覺失笑起來。我與這個女郎真可算得同病相憐了！哇！大家談談說說，再一舉那窗紙。

上業已。通明透亮。差不多日頭都要出來了。大同箱子裏還剩下幾塊錢。便拿出來交給紅秀。說道。這一夜將你的彈唱的功夫。耽擱了許多。這兩張鈔票。你先拿去使用罷。隨後由我出來。會你的丈夫。倘若能夠再收留你。也算成就你們一莊好事。過幾天。你再到我這裏來探聽消息……紅秀千謝萬謝。將鈔票向口袋裏一塞。福了兩福。提起身邊月琴。佯長自去了。秦氏笑向大同。問道。叔公。這不便宜了他嗎。有這幾塊洋鈔。大可以帶他的夜局。爲甚麼。白白賞了給他……大同正色說道。我們不過是一個粗獷漢子。敢和這些神聖不可侵犯的女學生打起祕密交涉。萬一幹出來。恐怕天老爺也不能容我。（此自是大同好處）況且他的丈夫。和我。也有一面之識。我平白地割他這靴勒蕭汝威。便是我的榜樣。我這條老命。你讓我再多活幾年罷。沒的才出了監牢。又撞着鎗斃……秦氏抿嘴笑了一笑。說道。清大。

早起也不圖個忌晦。叔公既這樣體貼女人，先前爲甚和我姪媳婦又斷纏不清呢……大同笑道這也不可一概而論。你瞧世界上翁媳通姦的很多很多，也不會見扒灰翁有砍頭的罪名（雖不砍頭謹防咬舌爲之絕倒）。秦氏通紅着臉徑自回轉他的房間。大同在旅館裏住了幾時，接大鴨子的阿虎，一共還不會來。他想起邵紅秀的事，兀自抱着滿腔義憤要來。會一會那個褚公琰且說公琰自從辨明了自己的那番冤枉，這條性命可算僥倖拾到手裏的了。覺得娶妻這一件事，稍不鄭重大有出生入死的危險。因此轉拿定主意，在校裏則用心讀書，在家中則孝養老母。其時也有好些親友替他做媒，以爲他門庭單薄，沒有一個主持中饋的婦人，總覺得不成事體。他母親也向他勸過幾次，無如他執意不肯，而且發了一種誓願：這一回娶婦必須揀選一個性情溫和、精通翰墨，還要先和自己處得十分親。

密彼此性情投契了然後才可以提到嫁娶至於門第財產到可以不拘（預爲下文張本）他既懷挾了這個意思又加上了年輕貌美外間便很有許多女學生趕來和他交結做朋友無如他原是驚弓之鳥這班女學生的氣習老實說和當初那個邵紅秀也不相上下他那裏敢向他們提出乞婚兩字因此也就耽擱下來離他們學校不遠有一家成衣舖子但凡校裏的學生添製衣服大半都由那舖子裏承辦這一天公琰製了一件華絲葛夾衫早間便送得來他因爲忙着上課便把來向寢室裏一擱及至下了課閒着沒事他便背着人穿向身上試了試長短倒還沒有甚麼批駁重行脫將下來拿手掣着衣領覺得裏面硬幫幫的彷彿藏着一件東西心下非常狐疑反覆端詳了一會簡直像是一幅箋紙少年人好奇心重暗自囁道難道這成衣舖子老板糊裏糊塗的誤將鈔票摺進衣領去不成越

想越不放心他便悄悄的拿小刀拆開那一道線脚果不其然真個露出一點紙角公琰又驚又喜輕輕的順手便拈出來再一細看那裏有甚麼鈔票却是一張八行信紙上邊端端正正的還寫着一首小詩（奇絕快絕真是聞未所聞）始則還不甚介意及至細細念了下去只把他歡喜得手舞足蹈起來一面笑着一面低低念着道「寂寂度殘春春衣莫化塵千針和萬線付與有情人」後邊還贅上一行小字是鄒玉試作瞧這名字分明是一個俊俏女郎決不是那些小夥計們弄的狡猾了不錯不錯我記得鄒老板那所舖子裏不常常瞧見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幫同那些店夥趕做活計當時我也不會注意如今回想起來才覺得這女孩子雖然是個中人之姿不料他心坎裏竟埋沒着這等異樣聰明天涯何處無芳草世界上的事竟不能以門第論人我稽公琰既要物色良材轉須相賞於牝牡

驪黃而外了……越想越是快活。隨卽將那牋紙摺疊成一種方勝模樣。先恭恭敬敬的送至嘴邊親了一個吻。然後和衣貼肉的收藏起來。一直挨至下了課。他便心生一計。將那件拆開線縫的夾衫親自挾在腋下。悄沒聲的瞞着別人。走到鄒獵子鋪子裏來。抬頭望了望。却不見那女郎的身影。他便笑嘻嘻的問。鄒獵子說道。費心費心。請你替我將這夾衫重行縫得一縫罷……鄒獵子不知就裏。接過來一瞧。嚷道。少爺。你這是甚麼頑意兒。好好製成的衣服。一共還不曾上身。如何轉把來拆得稀呼歹爛。在不知道的還得罵我們這些做手藝的人。昏頭暭腦一件衣服。差着好幾條縫。便送給人家去穿紮呢。少爺。只是有心來消遣我……公琰吃他一頓數說。又不忍說破。這內中情節只得咬緊牙齒站在那裏發笑。外面正吵鬧着。那女郎已聽見消息。三脚兩步慌忙跑得近前。見這情形。心中已明白了九分。

再仰起脖子將公琰打量了一會止不住面紅耳赤好生羞愧他遂也不由分說一把將衣服從他阿爹手裏奪過來說道這點點小事你也不合同少爺們較量我這裏有現成針線讓女兒替他重行補綴也就完了事了……說着又向公琰招了招手將他引過一旁他父親見他這樣出力也便沒有話說公琰笑着自言自語說道便算我不好無故拆開了這線腳彼此是多年的主顧也犯不著這樣生氣還是這位小姑娘爲人漂亮會猜到我的心事……那女郎一面拈着針線一面聽見他說出這些有意無意的話輕輕將眼波一送復行低下頭笑得格格的公琰吃他這一笑直笑得渾身骨軟筋酥不由而然的湊近那女郎身邊低低的問道姑娘的芳名可是叫做鄒玉……那女郎本待回答無如礙着他父親和那些夥計們都擠在一個屋子裏不便說話只拿他一隻小天足微微向地下點了一下子却

好那衣服已經縫好便含羞帶笑的向公琰問道這夾衫兒還是少爺親自帶回去呢還是由我們打發人送入學校……公琰忙不迭的說道請姑娘交給我罷省得再累你們送來送去益發叫我心裏不安……他說這話的當兒伸手假裝去接那衣服便乘勢在那女郎纖腕上捏了一捏那女郎並不嗔怪轉嚙哧笑了一聲公琰見沒有可以流連的機會了只得依舊退出舖子門外還回頭向那女郎不住的瞅了幾眼轉回校中寢室胡思亂想了一會總覺得這件事是生平的奇遇比古來歷史上那些御溝流葉的故事還要有趣得十倍。恐怕我們將來的這份婚姻一定着落這鄒玉的身上不然他爲甚麼單單的揀在我這夾衫裏藏這樣的清詞麗句哩可知他屬於我已非一日不過我當初一共朦在鼓裏罷咧……自是以後公琰每逢到休假期總得向那成衣舖子闔外踱來踱去有時候逢不着。

他。有。時。候。逢。着。他。彼。此。都。還。一。笑。會。意。直。頭。把。個。簪。公。琰。弄。得。神。魂。顛。倒。情。志。迷。離。其。實。間。他。們。可。有。甚。麼。曖。昧。在。下。能。夠。替。他。們。發。得。誓。却。還。是。兩。小。無。猜。一。身。清。白。呢。不。知。不。覺。貶。眼。又。過。了。許。多。日。子。公。琰。從。前。原。打。緊。算。守。秘。密。不。告。訴。第。二。人。知。道。的。無。如。少。年。人。的。心。理。但。凡。遇。見。一。個。女。郎。偶。然。眷。注。無。論。怎。樣。他。們。都。以。爲。是。紅。拂。重。生。文。君。再。世。不。是。我。這。一。樣。標。緻。斷。斷。不。能。博。那。美。人。青。眼。沒。得。賣。弄。的。尙。且。要。編。出。謊。來。賣。弄。賣。弄。何。况。那。個。鄒。玉。當。真。有。這。真。憑。實。據。落。不。公。琰。手。裏。呢。他。要。忍。也。忍。不。住。了。先。是。和。一。個。最。知。己。的。同。學。名。字。叫。做。方。智。卿。的。大。略。將。這。段。奇。遇。說。了。一。遍。智。卿。聽。到。肚。腹。裏。又。是。驚。喜。又。是。妬。羨。忽。的。笑。向。公。琰。說。道。我。和。你。同。時。也。做。了。一。件。夾。衫。呢。保。不。定。也。有。這。東。西。藏。在。裏。面。可。惜。我。不。曾。拆。開。來。看。一。看。萬。一。有。了。那。女。郎。的。愛。情。恐。怕。還。得。分。一。半。在。我。方。智。卿。的。身。上。!

這句話引得公琰彎腰掐背的大笑說道你這人真是獸子這是甚麼頑意見可一而不  
可再的倘若人人都有這事我這舊公琰又不能算是奇遇了……智卿也不理會他隨卽  
跑入自己寢室當真將那夾衫檢得出來使勁的拆開來一看說也奇怪端端整整竟然也  
藏得一幅箋紙在裏面智卿快活已極跳躍送給公琰來看說道你瞧這詩可同你那  
首詩是不是一樣……公琰聽見這話早嚇得呆了再照樣念下去剪直和自己的那首詩  
一般無二自此風聲傳遍了全校但凡有衣服是鄒成衣舖子裏製的你也拆他也拆要是  
不拆拆出來都藏有那一首詩下邊的名字依舊是鄒玉試作四個小字大家都笑得肚腸  
可打結直把那個舊公琰氣得和烏龜似的縮着頭一言不發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敗家之子

趙昌燕

李老先生勞苦了一生。掙下了幾十萬的家財。滿擬在老來享些清閒晚福。也算是『留得青山在勿怕沒柴燒』的意思。那裏曉得天不做美。他生了三個兒子。多是不爭氣的大兒子。煙癮很深。終日吞雲吐霧。二兒子呼盧喝雉。不分晝夜。三兒子眠花宿柳。朝晚不歸。李老先生見了這三個兒子。屢戒。不悛。氣得無法可想。追念自己的心力。代價眼。看兒輩揮霍。用去心痛之餘。

一場大病不到半個月。他就撒手長瞑。魂歸離恨天了。

他易簣的時候。會對他的家人道。他們能夠敗子。回頭共掙家計。那麼我死而有知。也可含笑九原啊……

小偵探小說 水裏罪人

江都張碧梧著

第七章 木匠店

高溥愛坐在他的辦事室裏。手裏拿着一支捲燭送到嘴邊用力狂吸接着吐出很濃厚的烟慢慢往上升幻成許多小圓圈。溥愛的眼光直望着這些小圓圈。一聲不響。公肅坐在旁邊見他這樣知道他是沉吟甚麼也就不發一聲深怕擾亂他的心思。這時室中沉寂極了。除去時計走動的聲音簡直沒有一些聲響。這樣過了好多一會溥愛纔抬起頭挺直腰發出沉着的聲音說道公肅你想這件事可真個奇怪極了據劉錦標說那件重要的東西是

藏在襯衣的袋中袋口又縫得很嚴密。當他發覺這東西已失落時並未散開那麼沈阿狗怎能曉得他袋內有物又用甚麼方法偷去的呢。這件東西和沈阿狗有甚麼關係。沈阿狗何以要偷去呢。這都是些很重要的問題。一時又不能解決的。公肅想了一會道我到有個見解在此或者沈阿狗預先曉得劉錦標要來並曉得他的衣袋裏藏着那件東西就特地設下圈套將劉錦標套在當中所以偷了他的東西他並不明白溥愛道這話可就錯了我在陸地警察署裏不是已經說過了麼劉錦標和沈阿狗本是素不相識。這一次劉錦標船破落海無意中由沈阿狗救到家裏事出偶然試問沈阿狗怎能預知有這個劉錦標又怎能預知他衣袋裏有那件東西呢。這樣想來你所推測的似覺沒有理由了。公肅反詰一句道那麼有理由的推測又是怎樣說法呢溥愛道渺渺茫茫委實捉拿不定而且沈阿狗何。

以要偷那件東西更是個最重要的問題最好能個先行解決公肅道話雖這等說法但是據我想來這些問題却應在第二步解決如今第一件事先要探出沈阿狗的去處我們若能尋獲着他那時細加盤問這幾個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溥愛道正是你這辦法確當極了祇是沈阿狗已逃得無影無蹤我們很不容易將他尋獲溥愛說到這裏低頭沉吟一聲不響公肅也默坐着籌劃着手的辦法於是這間室裏又歸於沉寂了過了好久溥愛方纔慢吞吞說道我於萬分無聊之中得着一個似是而非的線索有用與否雖不可知却不妨試他一試公肅問道甚麼線索呢溥愛道當初沈阿狗在我家裏充當車夫時我祇曉得他是浦東人他家住在那裏却並不曉得而且這兩年之中難保他不會搬過家所以如今我們要尋着他真是難事但是我記得他有個母舅姓王名叫阿三是住在東海路我們姑且

到那裏去探問一番。如能尋着這個王阿三，或能在他的身上追出沈阿狗的所在。公肅想了。一想道：這個不行。我以為是勞而無功。溥愛瞪眼望他道：你何以見得呢？公肅道：東海路離此不甚過遠。我記得那條路很長，都是些破敗的瓦屋和許多草房。未必有正確的門牌。試問我們到了那裏，怎能尋出王阿三的住處呢？溥愛道：這却不妨。東海路雖長，人家雖多，祇要王阿三未曾搬走，我們挨家去問，總可問到。而况我曉得王阿三向來是做木匠的，這個更便於探問了。公肅道：既然如此，我們幾時去呢？溥愛道：事不宜遲，要去就去。公肅道：那麼我們就是此刻動身罷。溥愛道：很好。說時就起身戴帽，公肅也披上馬褂。但溥愛忽然問他道：你穿上馬褂也要出去麼？公肅望着他的臉道：怎麼？你不要我陪你同去麼？溥愛道：你陪我同去似可不必。因為我去不多時就可回來的。公肅心想他獨自前去，我委實放心不下。昨

是記。天。之。福。能。從。賊。窟。中。安。穩。逃。走。來。今。天。豈。可。再。去。冒。險。因。爲。王。阿。三。未。必。是。好。人。未。必。能。個。幫。助。溥。愛。交。出。沈。阿。狗。的。去。處。萬。一。雨。下。裏。爭。鬧。起。來。王。阿。三。或。者。有。同。黨。溥。愛。一。個。人。自。得。吃。他。們。的。苦。我。既。想。到。這。一。層。就。不。能。放。他。一。人。前。去。想。罷。就。說。道。危。險。與。否。不。在。時。間。的。多。少。我。鑒。於。昨。天。的。事。很。不。放。心。讓。你。一。個。人。去。溥。愛。笑。道。東。海。路。上。都。是。些。安。分。人。家。比。不。得。那。個。黨。窟。我。預。料。決。沒。有。危。險。的。你。還。是。留。在。家。裏。如。有。甚。麼。人。來。你。就。可。以。招。待。免。得。累。人。家。白。跑。公。肅。道。我。怕。王。阿。三。也。非。好。人。他。若。曉。得。你。要。捉。拿。他。的。外。甥。說。不。定。他。就。先。下。手。害。你。那。時。你。孤。掌。難。鳴。豈。不。遭。他。們。的。暗。算。麼。橫。堅。家。中。無。甚。要。事。也。未。必。有。甚。麼。人。來。我。還。是。陪。着。你。去。我。這。顆。心。方。能。放。下。溥。愛。見。他。盛。意。殷。殷。不。便。推。辭。到。底。就。道。你。既。有。這。片。好。心。我。非。常。感。激。你。我。們。就。一。同。前。去。便。了。當。下。二。人。穿。戴。齊。整。

一同走出大門。溥愛道：此去不遠便是東海路。我們就步行而往罷。公肅道：好。二人就肩並肩的慢慢向東海路走去。公肅問道：沈阿狗做你的車夫，共有多少時？溥愛道：有好幾年了。又算了一算，道足足十個年頭。公肅道：我雖看見過沈阿狗，但他的爲人却不曾留神。他爲人究竟怎樣呢？溥愛道：人却活動極了。老實說，那時我很歡喜他，不但祇叫他拉車子，凡我貼身的事，差不多都叫他照管。他都能理得井井有條，使我非常滿意。在那十年當中，每年都加他的工錢。尋常的車夫每月祇有六七塊錢，他却有十元以外。當時頗有人說我爲何這樣優待他，疑惑有甚麼特別關係。其實我祇愛他活潑靈巧罷了。公肅道：你既將他說得這般好法，兩年前爲何又將他辭歇呢？溥愛道：這就叫做小人得意無法無天了。他畢竟是一個小人，見我這樣待他，非但不感極涕零，圖報恩德，反而神氣威嚴，欺侮同輩，這倒也罷。

了。最可恨的他竟敢借用我的名義冒充是我的助手糾合同黨在外邊招搖拐騙無所不爲。起初我原不曉得但天下事總不能永遠瞞過人後來我漸漸聽到些風聲那時我真糊塗還不十分相信以爲沈阿狗不致於如此又過了多少時我竟得着他的真憑實據這纔相信心中這一氣真是非同小可立刻質問沈阿狗他見憑據都在無可抵賴也就直認不諱照理我得將他送到當官重重治罪但我喜歡他的心仍未會完全消滅祇責備了他一頓辭歇了他的生意就算完結我這樣待他總算是恩深義重不想他如今偷了人家的東西急忙逃走却將我硬拖出來做他的替死鬼他真是喪盡天良了公肅聽完他這番話方纔說道這樣說來沈阿狗本非良善之輩偷取人家的東西自屬常事不過這一次偷得太覺離奇些溥愛道是呀但是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爲這離奇的偷法總有明白的一天他

的去處終久也得被我們尋着他暫時逍遙受罪的日子正在後面呢他們說着走着不知不覺已到了東海路見這條東海路街面不闊地面不平兩旁都是些矮小的破瓦屋當中還夾着些草房分明是個下等人聚居的所在公肅道東海路已經到了王阿三究竟住在那間房屋裏呢溥愛不響但張眼四望一眼看見隔開十幾家門面那裏掛一塊舊木牌上面寫着『王金記水木作』溥愛就指着向公肅道這纔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看這個王金記水木作說不定正是王阿三開的公肅也很高興道如果是時這就湊巧極了兩人連忙向那裏走到了那裏見一間破瓦屋門戶大開裏面有一個人正用力劈木頭溥愛走上前問道借問一聲王阿三可在家裏那人聽了就停住手望了溥愛一眼道你問王阿三麼溥愛道正是那人道你尋他有甚麼事呢溥愛道我預備造房子想和他

計算一番那人道這件事何必限定要王阿三別人也能替你做的溥愛道是呀但是王阿三可在這裏呢那人道我們這裏沒有甚麼王阿三祇有一個王阿大你如果要計算價錢時我來替你算便了公肅不耐煩道既然沒有王阿三你就回說沒有便了囁囁叨叨說這些廢話誰願意聽又向溥愛道大約不是這裏我們再向別處問罷溥愛方纔一團高興此刻不免有些懊喪聽了公肅的話一聲不響就回轉身來走到街心公肅又道既然不是這裏要尋着王阿三必須頗費周折溥愛道恐怕真個要挨戶查問了說着他們又走到一家門前問可有個木匠王阿三住在這裏人家回答不曉得他們又先順着街的左邊一家家的問過去直到街的盡頭有如約齊似的都是回說不曉得三個字溥愛和公肅無奈再沿着右邊的人家挨次問將前去也沒一家曉得公肅道本來事隔兩年王阿三或者早已

搬去這便如何是好呢。溥愛一時也沒有主意。心中很爲着急。心想尋不到王阿三就不能曉得沈阿狗的去處。那麼所有的事情也就都不能明白了。溥愛心下雖急。外面却仍很鎮定。站在街的盡頭。四下裏瞧着。好似尋覓甚麼的一般。不多一會。他忽然指着一處向公肅道。你看那邊樹林當中似乎有座草房。雖未必就是王阿三的住處。我們不妨去問一聲。公肅順着他指的方向仔細觀看。見那樹林裏果然隱約是座草房。就道。我們去問一聲也未爲不可。于是他們二人就直向那樹林走去。大約走了五六百步。已到了樹林的旁邊。睜眼望進去。果然是間破草房。並聽得草房裏面有鋸木的聲音。溥愛道。你聽這不正是鋸木的聲音麼？或者正是王阿三的住處。且待我拿話去盤詰他。說着二人就走進樹林。直到那草房的門前。向裏看時。見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正翹起一只腿。擋在一張橈上。踏着一根。

木頭兩只手緊緊抓住一張鋸子。一上一下用力推拉。溥愛當即走到他的身邊。脫口就問道：「你就是王阿三罷？」這老人聽了，手不停鋸，祇將一雙花光的眼睛向上一抬，斜視了溥愛一眼，又頓了一頓。道：「王阿三做甚麼？」溥愛笑着說道：「我早就料定你正是王阿三。」故意有一問。你現在精神很好麼？怎麼竟不認識我了？」王阿三道：「謝謝你。我精神還算好。你在那里見過我？」我年老糊塗，委實想不起你的貴姓大名。溥愛還是笑道：「我姓吳。記得十幾年前，我家造房屋是你包工的。」王阿三停住鋸子，抬頭向天想了一想，道：「我真個記不起了。吳先生，你今天忽到這裏來，想必有何事故？可是再要我包工造房屋麼？」溥愛道：「我預備明年春天添造房屋。那時再來拜託你。如今另有一件事，須得問你，方能明白。」王阿三道：「甚麼事呢？」我已老糊塗了，怎能曉得甚麼事？」溥愛道：「這件事你必然曉得的。我記得你有個外甥姓

沈名叫阿狗。從前是在人家充當車夫。不知他現在那裏。王阿三道：你問他做甚麼？溥愛道：因為我有個親戚家新近買了一部包車，要僱個車夫。又怕新僱來的人多靠不住，就想尋一個熟人託我替他尋找。但這個相當的人一時向那裏去尋我就想到沈阿狗怎奈不曉得他的住處，就又想到你的身上。我和這位朋友來到這條街上，問了半天，方始問到這裏。恰巧你在家，請你就把沈阿狗的住處告訴給我，讓我好再去尋他。王阿三聽了這番話，把兩道眼光直射在溥愛的臉上，呆望着，不答。溥愛又笑問道：你望我做甚麼？我告訴你，姓吳。你總能想起以前的事了？王阿三還是不響。溥愛又追問他兩遍，他這纔吞吞吐吐的說道：我那外甥沈阿狗我已有幾年不見他的面了。不知他現在住在那裏。他雖這等說法，但溥愛已覺察他是託詞，格外不肯放鬆，緊追着問道：你莫欺瞞我，你焉有不曉得的道理？我是一

片好意你何必欺瞞我呢請你趕快說出來罷王阿三還是含糊答道我委實不曉得你既要引荐他的生意且等我的妻子回來他或者曉得待我問明白他再來告訴你溥愛道莫看。你這麼大的年紀口齒到很靈便你妻子既然曉得你怎的會不曉得呢王阿三道我祇管做生意這些事我向不過問的溥愛道你這話可就有些強詞奪理了我再老實和你說我實在是存着好心想荐他的生意所以不怕路遠特地尋了來你却這樣向我未免太對不住我了王阿三聽了這話低頭不響溥愛見他的意思微有活動接着又道我曉得沈阿狗向來規矩你何苦替他遮掩好似他犯了甚麼大罪怕人家曉得他的住處一般而且我是荐他的生意你不肯說出他的住處生意自然不能成功他曉得了安得不來怪你呢你還是快些說罷王阿三點點頭道這話也不錯我就告訴你便了王阿三正說到這裏

忽有一個小孩子從裏面跑出來喊道好爹爹沈家伯伯喊你進去王阿三聽了就放下鑊子走了進去要問這小孩子是誰這沈家伯伯又是那個都在下文交代

○尹繼善喜鵠

際雲

相傳尹繼善喜畜鵠一鵠有值百金者江甯人劉子清亦喜畜鵠曾以佳鵠一雙進尹深愛之故劉雖一布衣得出入督署爲上座客顧劉品格絕高除談鵠外始終不及他事人有託以關說者一切謝絕其子與人博負多金爲人追逼至逃匿鄉間數日不返劉卽代子償負未嘗以友制軍欺人尹公重之亦正以其樸質守正故也

## 快活第三十四號要目預告

### ◎短篇小說◎

- 女兒最後之一幕……沈禹鐘  
旅館血案……張慶霖  
妻……周浩泉  
圍爐客話……徐枕亞  
小家庭……李澍生  
夢裏……嚴芙孫  
一個有錢的媳婦……何樸齋  
吉夕饑語……王井水

### 真話……西巫瘦鐵

荒刹春色記……許一

一個小妹妹的日記……看經女史

度日艱難……姚民哀

他已與我離婚了……藍劍青

### ◎長篇小說◎

- 社會小說近十年目觀之怪現狀……李涵秋  
偵探小說水裏罪人……張碧梧

■ 快活外號 香閨花影第二集目次預告

不可思議的女婿	尤靜嫻女士	賢母賢兒	張玉如女士
名議上的夫婦	尤靜嫻女士	一個小說家的幻夢	張玉如女士
冰艷親王	尤靜嫻女士	嗚呼貞操	張玉如女士
一對不杖期夫	尤靜嫻女士	重婚的罪惡	張玉如女士
鄰氏興衰錄	余屏嫣女士	一個覺悟的女子	張玉如女士
一個成功的博士	余屏嫣女士	雙鬟記	章芬女士
慈母之愛	余屏嫣女士	一個看護婦	苑瑞恩女士
京漢道中	朱恨波女士	快一點	苑瑞恩女士
遊開封一日記	朱恨波女士	新文學家	徐婉雲女士
飛機	陳淑英女士	潘郎情史	徐婉雲女士